

庫文作創

花的青

以新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創作文庫

(七)

青的化

以新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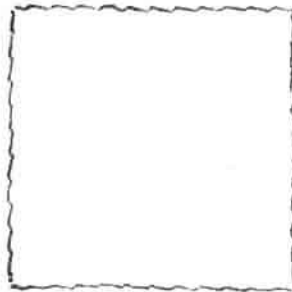
七

花的青

角五價實冊每裝平

費寄加酌準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以		斬	者		著
店	書	活	生	者	行
	路	飛	霞		發
			上		
所	刷	印	活	生	者
					刷
					印

版初月八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傷往	一
青的花	二九
古龍	五五
祟	八九
女難	一一五
曼陀羅華	一四一
牽牛花	一八一

糾纏

.....二二五

林莎

.....二四一

校長

.....二六七

傷 往

皮瓦西洛太太在五年前成爲一個寡婦。她的丈夫遺留給她一所華美的房子；栽滿了香樹的花園；還有一大筆存款。她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二十五歲的瑪克沁，十七歲的梨達，十一歲的費得。她今年四十九歲，從她的面貌上看這年歲是太大，可是從她那神情上看，這年歲又是太小了。她平日總是穿着暗色的衣裳，她的臉上雖然有皺紋，可是很輕微。她的眼睛，長了長睫毛的，深沉而又明亮地，可以告訴出來她那往日的儀態。而她那最好看的嘴，更可以使人確定她年

青的時候是漂亮的，是能使男人們着迷的。但是她是沉默的了，在現在，新的朋友們一定要說在她年青的時候也不會是輕狂，佻傚的。她說起話來聲音是低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好像她是永遠在傷感，爲着她一個人殘留在這世上。瑪克沁是一個鐵路工程師，住在外站，只有梨達和費得是隨她住着，有時候——當她煩悶的時候，給他一點慰藉。

她是最看重自在，舒適和放縱的生活的一個人，可是將近三十年了，她是真的高高興興地活過來的麼？雖然她所要的已經完全得到，她的憂鬱是從心中發出的，更沉著，更痛苦；同時她也沒有一個可以告白的人。她的丈夫，她的兒女，都不是可以把胸中所有的話都說出

來的人。她只能蘊於心底，因之這憂鬱就能漸漸地滋生，成爲更大的，更使她心痛的。

一想到過去，過去的好時光，靈魂是快慰着的時候，她的眼就濕潤起來。

『媽，你又想起爸爸來了。』費得定然會這樣說。

她怎樣說呢，她能把她抱在懷中和他說：『不是的，孩子，我想起了我的彼得，他是比你爸爸好上不知多少的！』她自己就知道這是不能說的，而她也覺得沒有什麼好說。她只有擦擦眼眶裏的淚，向他微笑着。

她故意地走到丈夫的遺像之前，那是一個胖胖的長了豬一樣眼睛

的人，她好像在瞻仰着，思慕着，可是她更覺得傷心。幻覺地像看到在她眼前是一個青年的，結了紫領巾，頗健壯的一個人。他有藍玉一樣的眼，他的臉是她所看到最完美的面型，騎在一匹黑斑點的馬上，在向她招着手。突然地她叫出來！

『我的彼得，我是在等着你呢！』

她立刻意識到這是不該的，雖然把兩個手指放在唇際，可是說出去的話呢，是無論如何也收不回來了。她偷偷地望着孩子驚愕的睜大了的眼睛。

『媽，你叫錯了，我的名子不是費得麼？』

『是的，孩子，我也許是錯了。』她茫然地回答着。

這並不是假的，她的心中常是想着她自己是『錯了』。而她這一生，就將在這錯誤之中完全過去。從深心內發出的追悔，對於事實上沒有補救，只更加重胸中的疼痛的。爲了一時的衝動，一時把物質生活與舒適的日子看重，就捨去了真心愛着的人，使他陷於絕望，孤苦無依的情況中；等到情感的泡沫能靜下些去，自自然然地就要自己喃喃地說着：『我是錯了！』

還能有用麼？太晚了！想着爲了二人生活的奔波之後，看到她的留言，他該是怎麼樣？他決不能回到家中去，他該流落了。可是她呢，憑了好容貌，就能嫁給一個有錢的人。雖然說是滿足了心願，可是爲對他的思念，一切均陷入於黯然的情緒之中。那出名的演奏，動

人心魄的琴音，在她的耳中像是他的呼喚，他那絕望的聲音。紅色的美味的酒，像是她的彼得的血，爲了她所流出的。於是她想着：『我的彼得在那裏了呢？他是很好麼？他也想得到我在念着他麼？』等到她的丈夫來擁抱她，她就閉起眼睛來。

『我愛你的，我是永遠愛你的，信我吧，這是我心裏的話。』

但是那氣粗如牛的呼吸，立刻使她的幻想飛散，她的臉微微紅起來，正在抱着她的人，正是給她物質上滿足的人呵！現在，她是有這權利的，他是她的丈夫。

『親愛的，你是很滿意麼？』

『是的，你對我很好。』

『我真愛你，我的小鳥，除開我的職業，我對你是最關心了。』
『呵，我真感謝你，你給我很多錢用，因之我可以買我所願意要的東西。』

『錢實在是最有用的，是不是？』他哈哈地，很大聲地笑着。十足的得意，使他那一雙豬樣的眼睛成爲細線。

『尙不能買到我的心呢！』她並沒有說出來，只是她在心中這樣想着。

她的心成爲寂寞的，荒蕪的，往日的愉歡，只留了空的脚印。追憶那些過去的，徒自增加了無限的煩憂。去忘掉麼，是死也不可能的。她能忘却每一個年青時所認識的男人，可是他是她真心愛過的，

也知道他是愛過她的，若是他仍然在這世上，會還愛着她的；是和影子一樣地親切的。雖然他沒有在她的眼前，和她生活着；對他的思念永遠在籠罩着她的心。一年年地過去不但不能減少，反而覺得更爲殷切。自從和他離開之後，就收斂了能使男人們瘋狂的那愛嬌，那活潑；成爲幽靜的可尊敬的主婦。她不是故意地想爲人所尊敬。實在是她的心冷落如古老的城堡。在靜寂中的心裏描畫着他的容顏，想着他的言笑；雖是空幻的，也還能得着一點小小的安慰。在不眠的夜中，月亮把肥大的樹葉的影子照到牆上，她就想着：

『他是瘦了麼？是不是仍然結了那紫領巾？他必是老了，而他這一生，是在哀愁中渡過。這罪愆是我一人的，……』

於是她傷感地啜泣着了，她轉又想着：

『假使我們能有相見的一天，我就該跪在他的眼前贖罪，承受他任性的責罵。這樣我或者尚能在他的面前抬起頭來，那時候我的心一定是跳着的，高興的；我還能使我的眼睛恢復了從前的輝耀，我跳躍着，唱着他最喜歡的歌，我們要偎倚着，像以前在那株丁香的下面。我們可以擁抱，可以親嘴……』

可是她想到自己也是四十歲的人了，身軀微微胖起來，皮膚也有些粗糙，還怎樣能陪襯出來好的過往呢？於是她又黯然了，就是如何地悔恨，好的日子是已經飛去了！她望到她的丈夫，他那禿亮的腦袋正反映着月亮光。她像被侮辱一樣地又哭起來。

他醒了，很費力的把肥胖身子轉過來向她問着：

『你有什麼痛苦麼，親愛的？』

他好像以為是他的責任，該把他那粗壯的手來撫摸她的身軀，他就這樣做了。

『我不，我不』，她想躲着他，可是立刻她知道他們中間的關係，而把自己陷入這無味的生活中，原是自己一個人的過失，她只能用了懇求的語調說：

『讓我一個人吧，不要來理我。我很對不起你，打攪了你的安眠，因為我——我想起了我最親愛的——』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起了你最親愛的母親。』他很以為聰明地替

他說。

『唔，是的，我想起她，我就哭起來。』她也就順着他的話說下去。

『不要再想了，親愛的，不是我在愛着你，使你高興？』

她不再說話了，眼淚是更多地流到枕上。她閉起眼來，她的丈夫就又轉過身去繼續他的好夢。

正因為不是由相愛而成爲夫妻，他們的中間纔是很平靜的。她在物質上的要求，永遠能得到滿足，她也就不再有其他的欲望。可是想起從前呢，常常因爲忌妬，或是一種不知名的情緒使她的彼得與她的中間發生着含了甜味的不歡。設若他是在約定的時間來遲了或是他的

頭髮沒有梳成她所願意看的樣子；她一定把不快的臉色給他看。她常時覺得生生氣也是頗有味的。在每一次小的波折之後呢，他們的情感也會更亢進一些，更覺得兩人間之不可缺少。

所以在如此的丈夫之死亡，她並沒有感覺到悲哀，反而更自慶幸着能過一個人的生活。

這屬於她的，這好環境，只要她還有她的青春，只要彼得還在她的身旁……

春之尾，丁香發狂似地燦爛着了，整個的園子堆滿了紫色的波浪，馥郁的香氣酒一樣地在空氣裏潑滿，使每一個人感到沉醉的滋味。她呢，她是更敏銳的感覺到。她打開了房內的窗子，使這氣味充

滿了房子；於是她就將沙發放在近窗的地方，她舒適地坐着，眼睛微微閉攏了，冥想這丁香的花味，與這花味同時印在她腦中的一切事。

她好像聽見由遠而近的蹄聲，她也好像聽見那用以替代呼喚的歌唱在窗下起來；她的心又像從前一樣地爲希有的感覺而跳着，於是她惘然地站起來，從窗口望出去。

在她眼前展開了的是一半紫，穿着淺綠色短衣的梨達，正在那裏摘花枝。看到了自己的女兒，那不着邊際的幻想倏然地破了。

『我的女兒都將要到那好時候的年齡了！』她傷感而低語着。

她神往與梨達在夕陽中閃着的金黃色的頭髮，和她那健而美的身

材。當梨達的頭回過來的時候，於是一個爲陽光煨得紅紅的微笑的面龐在向着她了。

『媽，你該出來散散步纔好呢。』梨達也有很好的聲音，是含了天真的一種柔媚。

『這裏也是好的，香氣也是很重的。』

『總不會如外面好的，我想，這不是還有柔和的晚陽麼？』

『近晚的陽光是不會持久的，乖，它就要沒有了，就要沉到地下去，雖然它是惹人愛，惹人留連的。』她情感地說出來，她知道她的眼睛潮潤了，就微微滴下一點來。

梨達正有一點驚訝，費得忽然跑過來，露出驚喜的樣子，扯了她

去看他捉到的垂死的小鳥。

她是已經離開了窗子，走到柔輦的長椅上躺下，她似乎是沉入半睡的狀態中。

正在這時候，突然間梨達露了張惶的樣子，跑進來叫着：

『媽，費得打傷了人！』

『什麼？』她驚異地，立刻坐起身來。她看見梨達的臉色有點異樣。

『費得把一塊圓石拋到一個人的頭上，血都流出來了。』梨達仍然不能鎮靜的樣子『是一個老年人，很窮苦的。』

『費得是無心的麼？』

『我不以為是這樣，他還以為他所做的事是應該的呢。』

『你應該去和費得把受傷的人請進來，請到客廳去吧。』

『是的，媽。』

梨達又跑出去，她也站起來，走到窗前去。她看到被請進來的人，是結了紫領巾的。她的心怦然地動了一下。那是一個年老的人，至少看起來總是的，傷在偏左的額上，他用了自己沒有手指的手掩着，血還是滴下來。他的面型還是好的，可是為歲月與風霜留下了無數的痕跡。他的臉上露了莫可奈何的苦笑，他的眼睛好像永遠在那裏懇求着什麼。另外，梨達為他抱了一個三絃琴。

雖然是將近三十年，可是她仍然能立刻看出他是誰，她的心為欣

悅與憂傷層層地裹住了。』

她像是太興奮了，她知道自己需要一點休息，她又躺到那長椅上去。她的心在反復地念着：

『這遇合終於來了，這遇合終於來了。』

她聽到道謝的聲音，是較她所熟習的蒼老了。

梨達又進來告訴她。

『媽，已經把他請進來了。』

『要他們去請薄赤闊夫醫生來，快一點！』她吩咐着『再把費得
叫到我這裏來。』

費得來了，只有一點點追悔的樣子。

「費得，你做了一件錯事，你不該傷了一個年老的人。」她莊重地說。

「媽，他觸怒了我所以我纔打他的。」孩子還像不平似地。

「他能有什麼事情得罪了你？他一定是一個好心的正直的老人。」

「他偷去了我們的丁香，而且他——」

「還有什麼事呢？」

「媽，他侮辱了你！」

「他怎麼能來侮辱我？說出來吧，有什麼事一齊說出來吧。」

「他唱着一隻歌，他在叫着媽的名字。「我的琴娜！」費得提起來仍然像是忿忿然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她忍住了心中的酸楚，她的心中已經知道了大半的事實。

『因為我聽到一句是：「我是愛你的，琴娜，從年青到年老。」』也許他是有過戀人叫着琴娜，』她低低地說，靜一靜之後她又說：『老年人就是可尊敬的，你不該傷害他，你應該立刻到他面前去賠罪。』

『是的，媽。』

『回來，費得！』

當費得纔要走出去的時候她又叫回他來。

『你該問他的住處，你也可以留他住在我們的家中。我覺得有點

頭痛，不願見客，你記住了麼？」

「記住了。」費得答應着出去。

她把椅子放到近門的地方去，輕輕地把門拉開，於是她就可以看清楚那房裏的情形，好像費得把抱歉的話已經說過，就聽見他說：

「這不算什麼事，更大的苦難我都受過的，你們看我的手——」

於是他把手完全顯出來，那樣子很醜，很蠢；她的心中打着冷戰。

「還有我的耳朵，不是都沒有了麼？這是生生凍下去的，你們想，這是爲了尋找我所愛的人，迷了路，生生凍下去的呵！」

她很想把頭轉過去，可是又好像不能那樣做。她想不去看，可是

又時時望過去。

這時候醫生請進來了，除去關於傷痛的短問答之外沒有什麼話說。醫生爲他洗了創口，塗上膏藥，包紮好了；就告訴他這是不關重要的，一個星期之內定可復原。

他像是覺得一點疲憊，閉攏了眼睛，把頭倚在天鵝絨的靠墊上。

她的眼爲淚包滿了，她所深愛的人，終日所思念的人就是在她的眼前，而且她現在有着自在的身子，可以和他相見，留他過些好日子；但是她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阻撓了她，使她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雖然他仍然是和以前有些相同的樣子，可是他的手，他的耳朵：好像使着她的心有一點發麻，於是她只能深蘊了悲哀，獨自地流着淚

了。

『——我的住處麼？』她又聽到他那聲音說着：『我是沒有家的。我到處漂泊已有三十年，呵，姑娘！我謝謝你，還給我一杯熱茶！姑娘，你真是漂亮的，你也愛丁香麼？』

『當我年青的時候，我的愛人也長得像你這樣漂亮的，她也愛丁香花。我愛她過於愛我自己的生命。可是她終於離開我了，我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我常是想只要我能再看她一眼，只要聽見她說一句話，我就覺得我的奔波是值得的了；可是三十年都將過去，死亡將要在我的身邊周旋着了！』

她的心像爲毒箭一支支地刺着，淚已經由眼角癢癢地流下來，她

的心在抖着，她的手和腳都是冰一樣的冷。

『你要我唱那支歌麼？不要顧我，我的傷很輕，而且我每次提到她的名字，我就覺得像我這樣活下去不是完全沒有意味的。』

那和她頗熟習的三絃琴音起來了，她想到從前偎倚在水邊的樹下，只爲兩人間的愛戀牽引着，唱着不知愁的情歌，而今呢，他那蒼邁的歌聲孤單的唱出；

『爲追尋你，琴娜，我的鬚鬚花白了，

我是愛你的，琴娜，從年青到年老；

我說我對你的心是永遠不變的，

我唱着使你厭倦了的舊調。』

『明知道我們就是再相見着，

你仍然要說：「你的樣子不是那樣好。」

可是我的癡情是深厚的在想着：

曾經使你愉快過，忘記過煩惱。』

『就許沒有一個人肯來信我，若是我

告訴他們，琴娜，我是愛過你的，

你是花樣的嬌，花樣的好；

而我也曾有過青春的年少。』

『過去像雲烟一樣的飄渺，

誰還記起開着了丁香花的春宵。

可是我對你是忠實的，石一樣地，

琴娜，你該知道，你真該知道！』

她想着就和他相見，對他說：『我是在愛着你的，彼得，我沒有一天不在思念你。我知道你爲我所受的苦，可是你也想想，在這三十年之中我是真的愉快的過着麼？信我，我的彼得！我還是在愛你，你就住在這裏吧，讓我們痛痛快快消磨我們的老年。把一切傷心的事都忘去，像從前一樣快活地活着。我們有錢，我們有一園的丁香；我也並不厭倦你的歌唱！我不是很愛聽它麼？來吧，讓我們擁抱吧，沒有

什麼顧慮！我們可以把我們年青時候的事告訴他們，是不是？告訴他們我們從前的戀愛，……』

但是她只能在想着更多的時候多流些淚，她還是沒有那力量站起身來，走到他的面前，把所想說的話都傾吐出來。

『要我喫飯，住在你們這裏，好意是該謝謝的；可是我不能這樣做。在我不能和她相見之前，任何舒適我都感覺不到的。街頭是我的好棲身之地，而且我又能到酒館裏去買個醉。』

『記住，孩子，酒不是好的，我自從認識了我的琴娜，曾經寸滴不沾過；可是現在呢，我不是忘記了她，我想能沉於醉中世界，可以免去不少現實的苦痛。』

『我就要走了！我該繼續我的尋求；也許，我能見着她。我想着她或者不致於不見我，因為我們是有過好的過去的。到那時候，姑娘，我能和我的琴娜來看你，那時你知道她真是和你有些相肖呢！』

『再見了，上天之神保佑你們。』

她聽到那沉重而遲緩的脚步的聲音，她自己用手抹抹流滿了淚的臉，就又站到窗前去。

深沉的暮色已經包緊了這世界，豔麗的顏色也成爲一片模糊的黑影，不得不使人憂慮着光輝的『來日』是不是還有的。不怕是只差了一瞬的過去，不也是捉不回來了麼？而無數『片刻』的堆積，消磨了白晝與黑夜，又渡盡了人的一生。到此刻留在她眼前的，只是蒼茫的景

色；在這景色之中呢，她所看到的又只是一個稍稍曲了背的一個老人身形，邁着遲頓的步，孤獨而淒涼地走出了門，消失於無盡的夜色中。

她看着他走了，她又有一番追悔，可是她只默默地凝視着；看着些什麼呢，連自己也不知道了。

『我不是不愛你，彼得，要一直到你死了，也許我纔能顯出來呢！』

她喃喃地說着，頹然地把臉又埋在手掌裏。

青的花

『你說不願意看我皺眉的樣子麼？好，我答應你，我笑，我能笑，我還能笑的……』

『怎麼，這笑聲也使你厭煩了，天呵，我還有什麼法子呢？你看，我不是聽你的話麼，爲什麼仍然不能如你的意呢！說什麼，你說這不是真心的笑？要怎麼樣纔算是真心的笑呢？你說我笑得聲音太大，是麼？還有什麼使你不高興了？呵，我的嘴角向一面拉着，你說我狡猾；好，隨小姐的便吧。你現在又以爲我笑得眼睛裏流出淚來，』

是惡意的，那麼你不記得從前我們談起可笑的事來，就笑得四隻眼睛裏都裹着淚，因和君就故意逗着我們？現在呢，你却以爲我是惡意的了，我想我還是不用分辯的好。就是我現在成爲一個狂人，一個沒有情感的人；那麼是誰使我如此的呢？

『我知道你是不願意見我的，從你的信中我早已知道。不用多說，把理由說得更堂皇些我也知道一切的背景。要我承你的情，我就承受好了。總之世界原是建築在虛偽的上面，只有我是大笨人，而你呢，你很可以稱爲「世界的女王」的。你說什麼話，我都好好聽着；你要說：「你應該服從我，信我，」我就答應你。我不是不信過你的，我不是不服從你的；這話我想你該承認。

『你說你還是愛我的，我點點頭，這句話在你的信中看到了不只一次。可是，從我這笨人的觀察中！我能說是聰明人的策略麼？每次你嘴裏這樣說一回，或是筆在紙上寫一回；我就知道事實上你是更深一步地把我忘掉。不必氣急，我也決不用沒有根據的話使人不滿，人自己的心靜靜想一下，只當是曾經是你的依不是在你的眼前。

『好了，是不是？怎麼，又氣起來？我不是責罵你，也不來埋怨你，不過說出事實而已。

『那個人是好的，這話我並不反對；對你是更好，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不是說過麼，在這世界上我是最笨，最沒有用的人。每一個人都比我好也是事實。我記得我從前和你說過，「湄，每次我看你去，

那個人就顯着很不高興的樣子。」於是你說：「你總是疑心太重，他有什麼資格來不高興？」我更直率地說：「真的！我覺得他一定要有什麼的。」你就微慍地說：「難說你還信不住涓的心麼？」呵，涓的心，涓的心，涓的心。

『我冤屈你了麼？我想不是吧！把頭抬起來，省得等一歇又要頭痛。雖然你對我已經到了這樣地步，我對你仍然是和從前一樣關心的。先放下這些沒有大關係的話吧，說說從前的事吧。你還能記得我們怎樣計劃着將來麼？最要緊的是沒有錢。你以爲是戀愛而受苦是值得的；我以爲能不受苦自然是不受苦，若是苦中也有甜味的。對我的話你大大地反對過，可是現在呢，你是成功了，你將有一個有錢

的，有才學的，可愛的聰明人成爲你的丈夫。

『真也是天給你們一個好機會，某個時期中我離開了你。在我還在夢想着證實在什麼一本書上看到的話：「離別在少男少女中是需要的，因爲可以看出來是真的愛戀，或是一時的衝動。」我還可爲着在三年超於一切的關係中，你是真的愛我；可是實質上說，你是和另外一個人好起來，甚至於急遽地答應了和那個人相伴至死。』

『不用你說，我知道他對你是殷懃的。他送你往返，而且帶你到你所喜歡的地方去。這是每一個有小聰明的人就知道的；只有我是笨人，我率直地說話，坦然地把心顯給你。我還能說像你那樣聰明的，漂亮的人，使每一個男人都想到你眼前獻殷懃的。你說你是不忍於回

拒了，那麼從前那些爲你發狂的人，爲什麼你就忍於回拒了呢？你也忍於捨棄了你愛過的愛人。我想起來，我該把你繡在我枕面上Robert Burns的一節詩讀給你聽一次吧：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你記得麼，這是你自己選出的一節，用白線繡在白色的綢面上。在這四行詩的下面，繡了你自己的名子：Juliet。

『你還說這不是空的誓言麼？你說是真心愛我，愛我至死的，那

麼你就可以離開那個人，和我走到任何的地方去。錢的問題，現在對我不是像從前那樣困難的。而我現在也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了，沒有什麼可以憂心的。

『你說是不能立刻下這決心，哈哈，就想想看，你還有正直地站在我眼前的資格麼？我自己早就說過我們相互間的愛是不同的——那就是你之愛我不如我愛你深。我記得你每次聽到這話就氣，自然生氣撒嬌是你們女人的特長，尤其是我這笨人，更沒有法子來對付。可是，時間可以告訴我們一切，告訴你，告訴我，告訴知道我們的人。』

『你說這事情全是我的錯處。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最大的錯處就是從來沒有用過一點手腕。而我對你幾年來有着如一的忠實，把你』

看做自己一樣的。朋友和我說過：「不要傻呀，女人不哄哄是不可以的，至少你不該把你自己心中所有的和所想到的都使她知道。」那時候你知道我如何回答，我說：「我的泪不是和其他的女人一樣，我不願意有一件我知道而她不知道的事。」我把信心完全給你，雖然有時候也會起着小小的疑惑，可是只要你自己爲我解釋過，我就再也不記在心中。但是這却是使我失去你最大的原因。

『常常想到爲求我們共同生活的幸福而必需先決的幾件事，心中就在焦慮着。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完全全成功的，我自己以爲最重
要的是要有失敗後的準備。好的朋友說：「快點吧，就是你所愛的人
不會變心，你也應該吝惜你們的青春。」在你也不是沒給過我暗示，

可是無論如何我也想不到有這麼一天；因為始終我沒有把這件事認爲如此嚴重。這雖然可以說是我的不是，但是却爲了我對你太信了。

「你何必一定要說是不愛他呢？我現在是什麼都看得很清楚。也不必把責任都推到社會上去，就是社會仍然是值得我們信仰的，愛了一個人再另外去愛上一個人也是不大應該的吧！還說是未曾愛過麼？自從我這次到上海來第一次和你們同時相見我就看出來你們的關係，何況我的朋友也在說：「她待這個人和從前待你一樣。」不得已而去結婚，我是一句話也沒有說的，因爲在你家裏老早我就是一個浪子；但是去愛了另外的人，而背叛了舊有的愛，却是不能寬恕的呵！你不要以爲我過於用情感，把我們的地位換一換，然後你自己想一想這件

事是否可忍？

『在這件事漸漸地在我的朋友中知道了，於是我就不能再在他們的眼前仰起頭來，我是永遠也沒有這勇氣了！』

『愛戀，講起來原不是勉強的。好的過去，已經隨了時日而消逝，現在想起來從前也是過於親暱了。有的人就說了：「不要這樣呵，怕厭煩會在你們中間滋生出來的。」可是我總想着你不是和凡人一樣，而自己也在以為着是知道你的心。「沒有關係，我是可以說到死也不離開她的，她也不會不愛我的。」』

『你要我暫時休息一下麼？好，聽你的話，是不是你看到我的臉太紅漲了？呵，真謝謝你，勞你泡來一杯菊花。現在我也習慣了，你

不記得從前你強着我喫我說過是最不喜歡它的氣味麼？但是當我已經習慣於從苦澀之中尋出一絲的甜味來，現實的鐵鉸又爲追憶過往和無盡的忍痛把一絲的甜味也消去。

『有什麼話和我說出來吧，要知道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相會。我的精神也是這樣了。你說還是有些異樣？不如從前了麼？這也不是假的。任憑是鐵打的漢子，只要還有一顆人心，就不能仍然毫無其事地活下去。』

『你埋怨我不該從前對你過於嚴厲，是不是這個意思？沒有什麼關係，就放心說出來好了。這話是一點也不錯，我會極力禁止你放縱於近代女人無意義的享樂，甚至於一點也不許你接近這種癖好。我是』

固執的，我的心是狹小的，而我決不是自私。爲一般年青人所喜愛而我不許你沾染的我自己也決不違犯。我自己不也是常和你說「依是沒有一點值得人愛的，除開一點點的正直。」譬如說我不願意你大量地吸烟；就和你說：「若是再如此，就是忘記了我們的愛情！」所以如此地嚴重地說出來，是想着你能看重了愛情，就可以改正我認爲不好的習慣。可是你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地違犯了。也有時候被我申斥得羞愧了，流着眼淚；可是你的心中對我的不滿，是一天一天地深起來。是不是這樣？現在我纔能說有一點懂得女人，可是已經晚了！

『於是漸漸地你不愛我了，同時更有了一個明白女人的男人，他

也就漸漸地成爲能給你幸福的對手，在短短的時期中，你也就以他爲你理想中的一個好男人。

『不要說你的舉動是爲你的父母，爲你的家庭；說這樣的話你應該覺得恥辱，因爲你不是沒有較高知識的人。也不能把這責任完全推到社會上去，若以爲有這制度，就不得不扮演一番絕不能得到同情。而且你真心在愛着他，成爲不可磨滅的事實。何必又氣恨了呢？是我又說錯了麼？爲敷衍以前的舊情而故意裝做如此，那我倒應當感激你的。不是你也和我說過你們熱烈地親過嘴，把給依的一點特殊恩惠也照樣地給了他；而且我也看見過你們偎在一張椅子上，你們也一些時不相見就覺得有無限的歉意？呵，算了吧，不用多說，在心中你對於』

一切事總是很清楚的。

『想起過去的三年，想起刻在心中的空的誓語，想起兩夜爲黯淡的前途而相抱痛哭的情景；沒有一件事在我心中不是活現的。可是你，我知道你是能忘記這些的，你也告訴過我在極度的享樂之中想把我也忘記，你說你是成功的，因爲你沒有感覺到一點煩惱。到現在我真的不敢說女人的心像什麼，因爲我自己在你的意志中生活着，如最愚笨的人一樣。』

『不但擔心，我答應着離開你。到什麼地方去？將來是如何？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想結婚——或者說是不想到戀愛，真若是不得已要找一個女人，那麼我只有一個標準：就是要求着美貌。此外什麼都』

無關。這並不是反感，我記得好像在本書上看到，上帝造女人的時候就沒有給她們靈魂；從我的經歷上，我也知道這話是不錯的。孔雀樣的美麗，只是悅目就可以，另外什麼也不多管。我對她不能如馴良的羊，我要如獅子樣的兇猛。要嫁我的女人先要知道我是沒有錢的，將來也沒有大希望，懶惰，沒有用的人。而且在我的面前她要服從我，聽我的話。我也要告訴她我愛過一個女人，我還在愛着一個女人，我永遠愛着這個女人；雖然這個女人已經不愛我，已經一點沒有我的影子存在。

43

『又氣惱了麼？因為我侮辱了你？或是你以為我也是對於愛情不忠實的？你想想看那一個女人肯嫁這樣的男子？那一個女人不貪圖安

逸，想她的丈夫成爲最有名最有錢的人，而又馴服得如她所玩弄的金絲鳥？

『把愛情在嘴上說着總是沒有什麼大用，時日能給我們好證明。不必一定說自然是愛着我，愛我到老死，只憑嘴不是太空洞麼？像我這樣不成器的人，你早一天捨棄也是你的福氣。若是能成爲我的妻也許我就不知道如何使你高興，況且我對於你認爲最沒有用的工作又是如此地愛好。到那時候，有了什麼不如意，追悔不也有點晚了麼？我的話對不對？』

『我知道我的話是頗有道理的，你的心一定也覺得輕鬆了。我從你的神態就能看出你的性情來，也不必故意去收斂，我還願意像我們

從前相愛的時候一樣，把真實的心相互地顯出來。我不會因為你對我不好了我就怪罪你的，再說我也沒有這權利。男人們有時總是過於柔弱，同伴間也可以因為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可是一遇到女人，就一點用也沒有。你們也很知道如何利用這特點，用盡了腦力來玩弄，來擒縱，使男人忘記了自己；於是你們就可以任意取捨，任意宰割。許多有好前途，有好將來的男子銷沉了一向的雄志，甚至於做了一個比平常人還平庸的人。每個一身輕鬆的男人，都知道這中間的玄奧；可是當於自己沉入你們的手掌之中，雖然對於這些事仍是很明白實際上也是無所為力。說起我不是一個好例子麼？在我們之間，已經有了第三個人走進來，在一些地方也明知道你是在欺騙我，但是我直到現在

還沒有當着你的面，說出我心中所想要說的話。我並不是一個大量的人。這你是早知道的；可是我這次的容忍力連自己也覺得很可驚訝。在你說：「依，你該回去了，他說過今天九點鐘想來見我的。」若是從前，你試想想，我該怎樣呢？現在我也知道他在你的心中是多麼重，我就決不會和你說：「我不管，我要在這裏，他儘管來好了。」我變為一個絕對順從你的人，就默默地出去，也許在晚風中把自己的淚吹到心中兩滴去。

『不要以為我說到這些話是要你可憐我，我是想要你知道在男子的心中愛情的重量是多少。哼，談到女人們的愛情，談到你——』

『請你原諒我，因為我不願意多說下去。』

『你一定要我說麼？那也好，說說自己吧，假使我要是一個女人，我就情願去做一個娼妓。因為若是一個女人就和一切的女人相同，那麼我絕不引正直的理由，用上帝給我的特殊容貌，以求安逸舒適的生活。我不是陰險的，也不是玩弄人的，我是以相宜的代價出賣我的身體。』

『你又憤怒了，你以為我侮辱了你，是不是？可是現在我不預備在你的情感之下支配了，我要成為自己的人。也不想受另外的影響憑着自己的見解與判斷活下去。所以從前你用以使我低聲下氣的策略也可以不必再拿出來，我將堅強地站在我自己的腳跟上。』

『你在冷笑麼？我不是來干涉你，那是你的自由；可是你若知道

如何去冷笑該用到爲你自己的生活上。像你自己的行動，却真的值得冷笑的。這不是我一個人空空地在這裏說，認識你的人早就在暗地中給你惡毒的冷笑，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你的好友也將不認你爲她們的友人。

『我知道你決不在意這些的，只要自己有力量的什麼事都可以去做；可是先要自己知道所做不是錯誤的。自然「錯誤」這兩個字也很難說，爲了不同的標準，不同的觀點，以致結果相差很多。能知道一件事的錯誤，而知道如何去補救，也是很難的事情呢！』

『我知道你將要成爲有福氣有錢的太太，過着順風的生活，能得着一般女人的欽羨，自然這轉折在你是應當的。將來你在太太的得意』

之中也可以自己默然地想着，或是在近友中談論着；說是眼前的幸福，就是憑着現在能捨開我的魄力所換來。在一個人的時候，你該不自主地漾出微笑來；若是有另外的人，你也該在他們讚揚之中感到身心俱適。那時候的我呢，也可以供給他們暢談的資料：我一定沒有作爲，決不會有錢，甚至於流落在街頭，你就可以給一個好結論：「我就知道他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哭了麼，哭什麼呢？沒有什麼難過的必要呵！快用手絹擦擦吧，你不是說今天晚上還同他去Majestic？眼睛若是紅腫了不是笑話麼！也不要過於強忍，你的抽噎太急了，那麼，就爽爽快快地哭吧，能把淚都流盡了也好。你的手涼了，在抖着！我呢，天呵，怎麼也流

下淚來了？人真是沒有用，怎麼一直地在淌着淚呢？你是要我抱着你麼，好，讓洗過的良心能貼近一點吧！

「好，止住吧，我想我的心臟病就要發了。你呢，你怎麼樣？頭有點暈？先靜靜慢慢就會好。我睡下去？你還記得呀！想起那次，在月光下盡量地哭過一次，於是心臟病就幾乎引起來。你要我躺在地，下了，拿了我的手，頻頻地來親我。我記得好像就用那次的事，寫了一篇小說題爲「霧」的。不是你說不要我發表麼？現在，我想不要緊，真的能死了，能死在你的眼前也頗是一件有運氣的事。

「無論如何你的情感總是平靜些下去，你的心一定也比方纔爽快。若是有不舒愉的情緒壓在心上，是比什麼都難受的！想說到的事

情呢，就可以繼續地說下去。

『我決定了離開你，一點也不給你驚擾，也不給你可怕的刺激。本來我是有我的打算，我想你也信我不是一個怯漢；可是我答應了你，我答應着平靜地離開你。在你是正有着新的夢，充滿了幸福與快樂，而我呢，雖然你是不愛我，仍然是在愛着你的。如果你真的能得着好的生活，在無奈中也覺得是很可慶幸的。所以我願意離開你，一個人，靜悄悄地。』

『我自己的生活麼！不要管好了，能過一天就是一天，反正我知道有無窮盡淒苦冷清的日子在等着我，沒有幻想，沒有希望，自自然然地任之老下去，一直面對着死亡。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不能在這世界

上活得久的，我的病成爲終身脫不開的惡友。也許一月，兩月，或是五年，十年就要告別了最後的一次也說不定。

『用不着惦記我，再相見麼，就不要多想。成爲一個潦倒的人的過去的友人，不是很沾汙你的身分麼！——我是太多想，你就不會記着我就說前幾天，我住在H市，因爲江水氾濫全市水淹，你不是一個字也沒有麼？雖然是郵政不通，而電報仍然是可以來的。弟弟的來了，住在北平的石的也來了，可是你的是始終也沒有。若是你所住的地方被災了，你該想想我是如何焦急，如何設法探詢！從這裏我就可以多知道一點你的心。

『有一件事却是容易辦到的，而且也不會發生意外，那就是當我

死了，在你的方便之中到我的墓上來看一下。看一看掩在亂草之下的
是你曾經愛過的人，隨了一腔的哀怨葬在這荒野的地方。假使我的靈
魂若是仍然能在的，我就很覺得滿足，又非常感激你，我將在幽冥之
中爲你及你的兒女們祝福。

『唉，人是沒有用了，謝謝你替我擦乾了眼淚。太「兒女態」了總
是不中用的呵！涓，答應我好好地親你一回吧：我親你的眼睛，你的
鼻子，你的耳朵，你的嘴，你的下頰，你的頰，還有你的上額。真謝
謝你，因爲你給我機會和這些舊的友人道別。』

『讓我們再合唱一次好麼？那隻歌，就是青春已經失去了的兩個
舊情人，所聽到正在愛着的青年所唱着的調子，感到另外的一種淒透

的滋味，我們是看到過，聽到過；曾經流過淚，也常常地哼着的。我們就起始唱吧，我們做這最後的一次合唱吧！

『很好，也應該感激你的。在我臨別之前，我願意讀出來我所寫的兩句詩：

「夢中，你來了，給我一朵。

小小的青青的花！」

『我們再見了！我——我該走了！』

古龍

在馬爾斯咖啡館裏誰都知道古龍先生的壞脾氣，僕役和侍女，肥胖而長着紅鼻子的經理，甚至於在廚房裏的糕餅師。他的樣子是和他的脾氣一樣古怪，有個大腦袋，長了稀稀疏疏的幾根頭髮——可是永遠塗了油，像黏在他那發亮的頭皮上。他的眉毛却很濃，下面是一對佈着紅色絲絡的眼睛。他的前額和兩個顴骨，都像是不甘心服服貼貼地長在臉上，一齊向前面突出來。在他說話的時候，他那廣東型的厚嘴唇翻起來，便露出了黃金光輝的假牙。他的手是異常的大，長了毛

的；在他忿怒的時候，能把桌子打得特別的響。

他是這咖啡館裏的好主顧，四五年來他總是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一個人來了。他永遠是坐在最靠裏面的座位，面向着糊了柏林花紙的牆壁。因為是熟習了，那座位在他要來的時候，從來是空給他的。他喝點咖啡，喫一點點心，有時候也喝點兒酒。每次到客人多起來的時候，伴舞的音樂起來了，他就站起身來出去，他還是用着那麼沉重的脚步走路，昂了頭，任憑別人在好奇地望着他，他也不在意。

在這裏十次中之九次他總是要吵鬧一番的。他要說點心太酸或是太甜，咖啡又煮得太焦，或是給他倒來了副號的酒。在他極不高興的時候，他用拳頭敲着桌子，會把杯子和碟子震破；這時候經理就該走

了出來，低聲下氣地要說抱歉的話，他還要大聲地申斥着。他的氣平了，又邁着大步走出去，經理就計算着告訴了記賬員，把一切的損失都加到他的賬上。每個月底付款的時候，他却從來也沒有少付過一文的。可是在他高興了的時候，他會在走的時候用手在褲袋裏掏出一把鈔票算是小賞，連數也不數就付給僕役。到門口，那個專事收存衣服的侍女就會趕了他的高興替他在衣領上簪上一朵花；於是他就又掏了一把錢，給這個女子。

古龍先生有錢是誰都知道的，他的學問也是爲人所欽佩。他自己說過：只有中文他是弄不通的，其餘他都懂，而且懂得很多。他自己住在梅子街的那所大房子裏，除開他，就都是一些傭人們。他喜歡

賭，可是賭運總是壞的。

有一次，一個賭友和他玩笑地說：

『古龍先生的賭運不好，講愛情的運氣一定是好的。』

他聽到了這句話，臉立刻變了色，拿出小手鎗來，把說話人的腿打穿了。要不是另外的人勸住他，或者那個人要喪失性命。雖然做了違法的事，他不怕，他願意拿出罰金和醫藥費來。

有時候是被請出去做學術演講，他先要有離奇的附件，那就是說他不允許女人是他的聽衆。曾經因為被他發現有了女人，他就突然中止，逕直地回到他自己的家中去的事情也是有過的。

傳言中說他的財產，是由他一個沒有子嗣的姑母遺留給他的，那

個孤單的女人到死的時候也沒有見過他。還有說他在青年時候是非常窮困，得到了這筆錢，他去外國住了有十五年。看起來像是將近五十歲，其實他還不過是三十六七歲的一個中年人。

一天，古龍先生穿了深褐色的衣服到這店裏來了，時間恰巧是壁鐘上的兩隻針在三點與四點之間合成一隻針的樣子。他拖了笨大的橡木手杖，嘴裏啣着雪茄煙，一步步地在走向日常所坐的座位上去。僕役像一隻白的蛾子，悄悄地隨了他走。

他坐下來時節，翻起眼睛來望着這個僕役，隨後低下頭去，寫着他所要的食品。那僕役纔把他寫完的條子拿起來，轉過身去要走的時候，他忽然在叫着：

『喂，boy，稍停一歇。』

僕役立刻停住了纔要邁出去的脚步，把臉又轉向了他。

『先生，您還有什麼事？』

『有一個，你們的夥伴，長着高鼻子的，』他一面說一面像從他的記憶中來尋出適當的句子來描畫他所說到的那麼一個人，『他的身材很好，又年青，又漂亮，很像一個外交官……』

『我知道了，您是說林方那個人麼？』

『我是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的頭髮很光，說得一口流利的英國話。』

『那就是他，您看他不是捧了橘子水到那位穿了黑紗衣服的太太

那邊去麼？」

這個僕役用手指點着，他看過去，果然是他所問到的那個人。

「您知道那位太太還是一個寡婦呢！」站在他身旁的僕役，微微彎下了身子，用較低的聲音來向他說。

「那我管不着，我要你立刻把他找到我這裏來。」

「可以的，先生，我立時就遵照您的話去做。」

這個僕役走了，他把夾在手指間的煙；在煙碟上輕輕敲着；煙灰落了下去，露出來紅的火亮。

被找着的人，用好看的行姿，走向他這裏來。

「古龍先生，您是找我麼？」

「我是找你來的，坐在那裏吧。」突然，像奇蹟似地，在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有您在這裏，我那裏能坐下呢；而且——」

「沒有什麼，我要你坐你就坐好了。我要有許多話和你說。你的名字是——」

「林方，這還是我自己選的名字呢。」

叫做林方的人，不敢再違拗他的話，就在他的對面坐下來。

「你的父母呢？」

「在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死了，我是隨了哥哥長大起來。」

「你的家呢？」

『我沒有家，我的哥哥死去了，我的嫂嫂嫁了人。』

『你沒有太太麼？』

『我沒有，窮人是難得成家的。』

『唔唔，可是你每月不是也能得着不少錢麼？』

『那剛夠我的用度，我沒有積存過一分錢。您，——您還有什麼話麼？我想我該走開去。』

『我還有話和你說的，你要喫點冷飲麼？』

『謝謝您，我不要。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就是怕經理看到了不大高興。』

『他不高興算得了什麼，』他把咖啡送到嘴邊喝了一大口，然後

掏出手絹來擦着嘴。『我要你辭去這職業。』

『那可不行，先生，您不知道這年頭做事真不容易；我這份兒事，又是有許多人都眼紅的。』

『那有什麼，你不是依仗這收入來使你生活着麼？我可以供給你一切的用度，你要用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你也是住到我那所大房子裏，成爲房子裏的主人。』

林方愕然地坐在那裏諦聽，以爲古龍先生在說着嚙語。

『可是你要依從我，我要你做什麼你都不能違背——』

他看到他露了懷疑的眼睛望着他，於是古龍先生立刻加着解說：

『你不必擔心，我把我的資產和人格擔保，我決不會要你做卑污

的事；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我是要你在高等社會之中多半是和女子接觸。你不是能說很流利的英國話麼？」

「也不過眼前所說的。」

「那就行，也能跳舞？」

「是的。」

「這再好也沒有，你明天就可以到我那裏去，現在我就可以簽給你一張支票。」

他拿出支票簿來，寫上五百圓的數目，在寫完的時候他又問着：

「你情願麼？」

林方點了點頭，他就把那支票遞給他。

『用這錢去買幾身漂亮的衣服，到我家的時候，就說是我的姪子，纔從歐洲回來。』

『好，就這麼辦。』

林方接過去那支票。

『你記住了麼？』

『記住了。』

『你去吧，你就到經理那面去告退吧。』

林方說着道謝的話，就立起身來走向前面去，他在看着那好身材，英挺而可愛的步伐，他自己覺着所想着的已經成功，就高興着露了微笑。

由於古龍先生精心的訓練，在一年後林方就全然成爲一個漂亮的，懂禮貌的青年紳士。甚至於有許多女人在崇拜着林方所寫的一筆好字，信裏纏綿的句子，和他那文雅的談吐。這些，確是使古龍先生不知費去多少心血，問着他每個所認識女人的個性，以爲該有一封信的時候就寫去一封信，連信裏的一朵乾玫瑰或是薔薇都沒有忘記預備；而且在知道了和某一個女人，已經好到什麼地步，該說什麼話，古龍先生都爲他想出來，要他記住了，在晚間回來的時候，他還要把他所說過的和那女人所說過的話，在古龍先生之前重述一次。若是有了什麼錯誤，他是要領受責罵的。所以，女人在他這樣一個男人的身上所尋出來的缺陷，由古龍先生精巧地爲他補全了。

他也很快樂，他每天和各樣的女人纏，在那裏面，也有四十歲左右爲社會尊崇爲女人模範的太太；他可以自由地用錢，穿了最新式的衣服；他明白了關於女人不同臉相的古怪字眼，他也分別得出不同的粉和口紅；他知道了女人們喜歡他把嘴唇印在她們的那一處；他也知道到那時候女人們該如何緩緩地閉上了眼睛，兩隻手緊緊地抱住了他的頸子，或是身子。他的英文說得更熟練，會叫那些溫柔的字。每個女人見了他就驚訝，從那時她們的魂靈就輕輕地貼到他的身上來；然後是羨慕，懸想着，惦記着，終於瘋狂地愛戀着。

醜陋的古龍先生，能有這樣出色的姪兒，也像故事一樣地在人們的嘴間傳說着了。

因爲不是真情愛，他自己也明白不過是演戲的人，古龍先生對於他行動上的一切囑咐，從來也沒有違背過。要他斷情的時候也沒有有一點顧惜，在平常人的眼睛裏看着以爲是極不近情理的事，只要是古龍先生要他做的，那他必不遲疑。古龍先生告訴他如何來抓破女人的尊嚴，如何應付一個哭着的女人，如何把一個熱情的女人丟到冰雪之中；而經驗上使他佩服着古龍先生的見解。

有一次，一個有了三個子女的太太來到古龍先生的寓所，整天地守候着他。可是他呢，那幾天正和一個全城中最好看最尊貴的女人相識，把活着的時間全放在這個女人的身上，第一天，這個守候着的婦人等到午夜，因爲他還沒有回來，就快快地去了。第二天早晨天纔亮

的時候她就來了，可是那時候他纔睡了兩個鐘頭。婦人流着淚，懇求着叫他起來，說是有一句半句話就完的。到見了他的時節，哭着告訴他如何她活不下去，她情願拋棄她的丈夫和兒女，就是來做他的奴僕也情願。說是如果他不答應，她就暗示着將走上自殺之途。雖然他的心已經驚惶着，可是他的樣子却非常鎮靜。他抱了哭着的女人，輕輕地親着她的前額，要她即時回去，多把這件事在胸中考慮一番。那婦人聽了他的話，和他告別着回去了。

他爲這件事煩惱着，緊緊地皺了眉，把一切的情形仔細地告訴了古龍先生。

古龍先生却發了震撼山谷的笑聲。

『那你就答應了她的請求吧。』

『怎怎可以，怎怎可以……』

他喃喃地說着，以爲是聰明的古龍先生，也說出這樣沒有深淺的話來。

『要不就送給她這把刀。』

古龍先生拿起來放在桌上的一把純金柄的短刀，在用手指試着它的鋒口。

『送給她刀？那是什麼呢，要她自殺麼？』

『說是這樣說的，我可以代你寫一個短簡給她：「這是一柄鋒利的刀，用在自殺是可以免去苦痛；我愛你，所以我怕你苦痛。』」

『那我不就成爲一個罪人？』

他微微地放低了聲音，懷了恐懼的心情在說。

『一小時之後，你就可以得了完滿的回答。』

古龍先生說完，在寫字桌上用一張深紅色的紙寫了剛纔說過的幾個字，也簽了名，然後仔細地用一方殷紅的綢子包了，再放在一個錦盒之中。古龍先生用電鈴喊來了僕人，告訴送到××街××號，親交××太太，是要等回信的。

古龍先生又沉到椅子裏，抽着烟，就不說一句話，任憑他坐在一旁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甚至於他幻想到那個婦人真就用了這柄刀自殺，線索牽到他這裏，他就要關在那有高大的牆的監獄裏。從這裏他

想到古龍先生對他本身是沒有良好的動機。

可是送信的人果然在一小時後把她的回信帶回來了，裏面寫着想不到她是如此無情的人，寫着對他深厚的眷戀立時變成深厚的怨恨，寫着爲了如此自私的男人而自殺是太不值得，寫着從此後她將再不見他，也決不會想他，寫着很感謝有這樣精緻的一柄刀送來，因爲她家中用的水果刀恰巧在頭一天失去了。

古龍先生把這信讀給他聽，他的心漸漸地放下來了，他又不知道爲着什麼笑了一笑。

『我的猜想沒有錯吧？』

他沒有回答，反而像有一點失望似地在望了古龍先生的臉。

「算了，這件事翻過去吧，你認識了那位×小姐了麼？」

「前五天纔由×太太介紹着認識了。」

「順手麼？」

「這樣的女人，太短的時候總是不中用吧；可是我們昨天跳了一夜舞。」

「是你們兩個人麼？」

「那裏，有十幾個呢。」

「唔，唔……」古龍先生在用手抓着下頰上冒出來的鬍尖，突然想起了些什麼問着：「那個當你面前剪斷頭髮的女人呢？」

「是說那個把頭髮全剪下來的×小姐麼？禿禿的像一隻麻雀？」

『是她，我記得她和你說過要到杭州的尼菴去。』

『前天我還遇着她，在×太太的茶舞會上。她的頭髮已經長起來，梳成男人的式樣，她還爲我介紹和她同來的×先生。』

『呵，是這樣麼？她和你說了些什麼？』

『什麼也沒有提，在別人的眼裏我們極像最平常的朋友。』

『那個×太太呢，她還是喊你做她的兒子麼？』

『是那樣，我真厭她，見面的時候她總說兒子該和母親來親嘴的；可是她却完全採了和情人接吻的樣式，像一片膠黏在我的嘴上。時候不早了，我該赴一個約會。』

他抬起頭來望着鐘，於是站起身來，走了含有美妙舞意的步子，

用嘴唇還在噓着巧麗的歌，向着他的臥室走去。

古龍先生望着想着，覺到無上的滿意。雖然這些女人不是親自來到他的身前聽從他的話；可是說起來這些心碎與得意，都是支配在他的意志之下。所差異的只是有這麼一個好看的年青人，如着他的意，來侮辱這些自以為尊貴的女人，也使她們身受無情的慘痛，就是她們都擺脫得開，什麼苦痛也不能使她們的心抖一下；也能使男人們多從迷夢中醒過來，知道女人究竟是些什麼。

在這理想走上了實際的路，古龍先生已經一步步地成功了。一些浮淺的美好已經能握得住女人的心，然後把不近人情的摧殘加到這些女人的身上，漠然地看着她們，於是古龍先生笑了，——在嘴角上浮

出得意的笑來。

『是你纔認識的×小姐在等你麼？』古龍先生看到他穿得整整齊齊地出來，就向了他問。

『是，我一定要快點去，只有五分鐘了。』

他忽忽地跑出去，古龍先生在覺得一點驚奇，因為他周旋在這麼多的女人之中，還一點也不覺到疲倦。

古龍先生獨自地又燃了粗大的雪茄，啣在嘴中了。這時候，僕人捧進來一件郵物，裹着的是一個精緻的錦盒。打開來，有一朵乾萎的花和一縷髮。古龍先生站起來，走到立櫃的前面，拉開了一個抽屜，把這縷髮放在裏面。可是他好像想起什麼似的，凝然地望了這些深黑

的，淺黃的，還有夾了一兩莖白髮的髮束，有不同顏色和不同香氣的錦帶纏了。他取了出來，點起一根火來燒着，立時就有焦臭的氣息瀰漫了這間房子。古龍先生用手絹掩了鼻子，把殘餘的就丟在地板上。

『若是這些女人知道了她們的美髮遭了如此的惡運呢？……』

古龍先生自己在想着，像戰勝了一樣地他笑出聲來。

這晚上，古龍先生等他到不可再忍下去的時候，也沒有見他回來，像是有什麼話要向他說的，或是有什麼話要向他問的；但是他沒有回來，古龍先生只能自己拖了懶懶的脚步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的時節，也沒有見着他，問着僕人，說是他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纔回來。那麼他該是正在香甜的睡夢之中了。

說到古龍先生的生活，自從有了這麼一個漂亮的年青人，聽從他的話，性情上就不是像從前那樣暴躁了。那無端發洩的隱衷，由這麼一個因得有好生活同時就如了他的意在活着的人，像自己的肢體一樣聽着中樞神經的指揮，所有的積怨，使他這麼多年像沒有能自由地吐出一口氣來的鬱壘，就有了着落似地飛散了。這些都到了女人的身上，於是如得到大勝利似地，古龍先生在笑着了。現在他所看到的不是女人苦痛的忍受，就是浮淺的個性的暴露。任是如何高貴的女人，古龍先生都能像弄猴者在玩弄猴子一樣的戲耍着了。

那個年青人，臉上殘留了昨夜的好夢境的微笑，穿了絲質的睡衣，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纔在古龍先生所坐着的客廳裏出現。那時候

古龍先生正在佇望着一隻花貓，跳躍着在戲玩窗帘上垂下來的絨球。他那拖鞋擦着地板的聲音，纔使古龍先生把眼抬起來。

『我知道你很得手，很順心，是不是？』

古龍先生站起來，在拍着他的肩頭，而那粗大的笑聲，像海濤一樣地在這房子裏衝擊着。

『我的話是不會錯的，我從你的臉上把什麼都看得出來。』

古龍先生在顯露着絕大的自信，可是他並沒有加以反駁和否認，只是滿意地微笑着。

『坐下談談吧，這一次我以為是最可慶幸的，因為這麼一個女人和其他的女人有大不同的地方。——』

說到這裏的時候，古龍先生暫時停止了，用手扶了自己的前額，在思索着什麼。

『好像她在外國也很住上幾年？』

『是，她說得漂亮的法國話，她跳舞跳得極好。』

他說完拿起了一支紙烟在抽着，他的眼睛在注視了升上去的烟圈，好像在那裏面可以看到那個女人的臉，或是容易引着他去思想昨晚的情景，不自主地，微笑又在他的頰間滾出來了。

『她和你說過了些什麼？』

『她告訴着她愛我，愛我到老死的一天。』

『這麼短的日子就可以說出這樣的話來了麼！』

『她說是第一次和我相見就愛上我了。』

『這真是一見鍾情了呢！你沒有問到她在愛你的什麼嗎？』

『她愛我這麼整個兒的一個人，——』

他的頭微微仰起來，舒適地靠在沙發的背上，像追想着那個女人在說這句話時候的樣子。

『偉大的戀愛呵，了不得的奇蹟呵！……』

古龍先生像是有一點感嘆地在搖着他那難看的腦袋說，而突然間，響起了高大，充滿了譏味的笑聲來。他愕然地坐挺了身子，稍稍用手臂支了身子，莫明其妙地在聽着。他的眼睛像是在問着：『你爲什麼發着這不近情的狂笑呢？』

『喂，林方，我要你和這個女人再有兩次的相見，就立刻丟開她。』

雖然是短短的一句話，古龍先生說起來却如同石工在鑿字那樣沉重而有力。

『我想——』

『我要你這樣做，你就應該這樣做。』

『您知道這個女人不清楚，她決不像其他的女人一樣。』

『你以為女人還有例外麼？』

『我，我不是這樣說；可是，可是她真是一個好女人。她並沒有說愛我的富有，也沒有說愛我的身容；她是說不出什麼來就愛上我』

了，這不是，這不是和以前的那些女人有顯然的不同麼？而且——」

『我什麼都知道，可是我要你聽從我。』

『而且她已經得着我的心，我知道一時沒有她我也活不下去的。她也告訴我在她的生活中，也不能再少了我。』

愁苦的面容在他的臉上露出來了，他很不安地在絞弄着手指。

但是古龍先生的嚴重性並沒有減輕，一點也沒有被他的話打動。

『無論如何你該聽從我，因為我們有過這樣的約定。』

『古龍先生，您這一次該原諒我，我真不忍使這樣好的女人的心也碎了，這事情是過於殘忍了，我自己也忍受不了這苦痛。』

『哼，是鬼在迷了你的腦子吧！』

『我很清楚，所以我纔看明白她；您簡直猜想不到她是多麼溫柔，多麼好！』

他極力想用好字眼來描說這個女人，他想感動乖僻的古龍先生。

『你定然要依從我的話做，你決不能違反我！』

古龍先生暴發了大憤怒，手掌在拍着面前的桌子，套在手指上的戒指，碰到了硬的桌面之上，鏗然地在響着。

『什麼事我不是都聽過您的話麼？您要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就是這麼一件事，您也不能容我麼？』他站起身來，像是頗憤慨地在說着。

『我給你錢用，我幫助你如何使一個女人高興，如何使她們愛

你；那你就該受我支配，你的身子已經是我的。」

『我總該有我一點點的自由吧！』他的臉變成蒼白的顏色，提高了嗓音在叫出來。

『你要求自由麼？可以的，那你就立刻離開我的房子，那你就可以和任何一個女人去戀愛。』

古龍先生又把聲音低下來了，自然是沉着地在說着每一個字，臉上露了奸狡的笑。

『不要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我還可以回到原來的地方去，我能得着溫飽。我還可以告訴您，將來總有那一天我和她再到您這兒來。』他停一停，『我也就可以就住到她的家裏去，她能一樣地敬重我，愛

古
我。」

『只要是願意這樣做就好，我預祝你的成功。』

古龍先生諷意地微微拱了身子向着他，可是他什麼也沒有顧及，忽忽地回到自己的臥室去，穿上了那身釘有銅鈕扣的衣服。

像走進來的時候一樣，他又走出去了。

這以後，古龍先生又成爲馬爾斯咖啡館的每日顧客。隔了兩天，在那裏就看到他又捧了盤子，真的又操了舊有的職業。他的臉色沮喪，在看到古龍先生的時候故意避開了。

像瘋了似地古龍先生獨自大聲地笑起來，如夏日的驟雨，連喘

一口氣的餘裕也不得有。任憑坐在這咖啡館裏所有的客人都朝着望過來，古龍先生也沒有靜止下去一點。但是突然地像收住了狂奔的馬而停止了笑，古龍先生急遽地站起來，掏出一把錢的小賞放在桌上，用傲然而沉重的行態走出了門。

崇

常時，在我的腦子裏浮起一張臉來。先是像在問着我些什麼，可是我總也不知道該怎樣來回答。我想像得出我那愚笨的樣子；於是我就看到那臉露了無情的貓笑，好像我的耳朵也聽到那如梟鳴的笑聲。我的憤怒立刻起來了，我如野獸一樣地撲過去，我想用我的手撕碎了那張臉；可是我什麼也沒有碰着，我還是要沉到我所坐過的椅子上，用我的手捧了我的頭。……

當着那一次我又來到上海，明瞭了雖然是有不甘孤獨的個性也將

只有一個人寂寞的來度過這人生路上的殘餘的一條路在等了我，我就在那一條最繁鬧的南京路上，邁了大步緩行。我看看我的心是不是能沉下去，我想來知道這一點注定的孤寂是不是就能把我一點活着的力量也剝奪去？那時候人是多的，因為我是用了少有的從容心情在走着路，所以更在受着另外的人的擁擠，但是我仍然像是很鬆閒地，雖然我也用着力量來抵抗着旁人。我從西藏路口一直到了江邊，就是在春天，也有汗從我的臉上流下來。但是我很滿意，一路上汽車和電車的喧鬧，還有在商店樓上做廣告的吹播，甚至於有一列救火車，響着鑽天的哨子飛過去，都沒有分去一點我的注意，我站在南京路口，脫下了帽子，用手絹擦着汗，風吹着身子，飄飄然地有無上的適意。在這

時候我聽見江海關的鐘報着四點三刻，這使我想起點什麼來，我的心又稍稍露了一點倉皇，我知道從前從電車上跳下來走多少步就可以到那轉角的地方，於是我再走到一所舊而大的建築裏，我上了永遠像地震的電梯，就懷了欣歡在那麼一個角落裏等候。當我聽到敲着五點鐘的聲音，我又重生一樣的高興，我聽着一起一伏的鞋聲，在一兩次小的玄想及破滅之後，她就姍姍的出來了。她的臉有一點紅漲，露了不敢爲人所見的微笑，而那麼一對如被殺前不知如何表示出怒忿來的豬眼，也將炯炯地落在我的和她的身上……

我走到江邊的鐵欄前，我的頭低下去，我看着翻流的爲近代文明而混入煤屑和汽油的江水，突然間我又看見那張臉，那就是在我的眼

前，末了是露了使我更不能忍耐的笑相。我想跨過了那鐵欄，可是我纔過去了一條腿就有一隻手握了我的手臂。

這時候那張臉是又消滅了。

『喂，你是要跳江麼？』

『我沒有那意思。』

『那末你跨到鐵欄外去做什麼？』

『我，我——那你能明白。』

我搖着頭，我不想告訴他我是看到些什麼。

『若是我拉着你呢？』

『那我就自己跨回來了。』

巡捕的臉上露了冷笑，無疑地他以為我是膽怯的自殺者。可是實際上，我可以賭咒，我真沒有那心思，有一羣人正在圍了我。

『閃開點，有什麼好看。』

巡捕放開了我，揮着手在驅逐那羣停足而觀的人。我就一個人，向北進了江邊的公園。

進了公園也不一定以游散為目的的。每次總是匆匆地走到所熟習的地方去。從前就能有嬌柔的聲音在說：

『脚步放慢一點不好麼？人家一點也隨不上你！』

可是這一次，我用了更快的脚步走到那張椅子那裏，在一棵樹下面對了江水的。獨自一個人我坐到那裏，我沉沉地凝視眼前的景物，

我一點也不想記憶也不想追往，可是我好像聞到了女人的髮香，有着杏仁或是野草的氣味，對我是那麼熟識的。但是當我把臉偏過去，我知道這條長長的椅子上只有我一個人，間或我也能想到有着那香氣的女人現在該是在那裏，和什麼樣的人在那裏，……

我等着黃昏像老年人等着死亡，我看着如疏星一樣船家的燈火在水上漂浮，我在春之寒夜裏拉起來外衣的領子，我緩緩地站起來，向回去的路上走。失去了太陽的世界是爲電光照耀着，這大黑暗仍然隱了無盡的罪惡。

到了我所住的地方，我推開門，像是有一個人從裏面衝出來，我立刻轉回身去，可是什麼也沒有望到，我想着那該是一個精靈，我又

想到了常是浮在腦子裏的那張臉，定然是那精靈的魔相。

我的心在抖着，我趕進去明起燈來，如得救一樣地站在那裏，用我的眼睛向四周搜尋，那還只是我那冷落的四壁，一眨眼間就可以什麼都看到的。我的心安下來了，嗒然地坐在我的床上。

但是那白的牆壁也像在注視着我，那比一張臉更要可怕，而且那牆壁像是要合攏來，把我生生擠在中間。我立刻跑出門去，連頭也不回又蕩到街上。

我知道星子該是多的，我也知道該有細眉樣的彎月；可是輝煌的燈火，使我什麼都看不見。我仰起頭來尋着，我的腳隨了我的意在前進後退，突然有人拉了我的手，勉強着我走了兩三步。

『當心點，站在那裏不是太危——』

我把頭低下來，身子也轉向和我說話的人，那人就頓住了說過一半的話，用一點愕然的語氣說：

『原來是×先生。』

『呵，是你麼？你什麼時候來的？』

傍在那個男人身旁的女人露了大驚奇的調子，還和我握着手。

『我，我忘却了，我想我總是在昨天之前來到上海。』

這我不是故意說着不關輕重的話，那時候我真不能想起來是什麼時候來的。

『你始終也沒有給我信。』

女人露了一點含怨的語氣。

我想撒謊了，可是我吶吶地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別人一定早已明瞭了我的意思。

『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纔從住的地方出來。』

我想把那牆壁如何注視着我，如何想擠我的話都說出來，可是我只爲懶張口而停止了。

『想到那裏去？』

『我沒有想到，我要看天上的星子。』

女人搖着頭，像可憐我似地和那男人低低地說了幾句話。那時候

我想嚷出來：『你們不懂禮貌麼？』可是我一想到她也是女人，我就放過去了。

『到我們的家裏去吧。』

那女人終於這樣說。

『我不去。』

我堅決地說，她不是故意說着『我們』的家在我的眼前來炫耀麼？

我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只能說是我的家，永遠也只能說是我的家。

我好像看見那男人聽了我的回拒露着高興的樣子。

『我們的家裏是有好看的星子和月亮的。』

『是麼？你不騙我？』我認真地和她說，我答應着可以到他們的

家裏去。

我看到那女人的欣悅，也看到那男人黯淡的臉子。

我們跳上了向西行駛的一路電車。

我沒有說一句話，我是最先被安頓到座位上，隨後我的身傍有了一個空位，那女人就坐下來。過後對面有了兩個位子，那男人坐下去，也要那女人坐到他那邊；可是女人使了一個小性子，還是坐在近我的座位。

這電車是漸漸地走在清靜的路上，在一個轉角的地方我們下來，我隨了他們走進一條鋪了水門汀的巷子裏。

我被引到他們的住處，明了電燈之後，我看到那尚有殘燼的壁

爐。

『星子呢，璐？』

我纔解開了外衣的鈕扣，就在問。

『你看，那不是麼！』

她敏捷地推開了窗子，在這沒有大電光的城市之角上，我看到了無數閃着的星子，我走到窗前去，我凝然地望了，我也望到躲在樹後的一彎月。

我像孩子望了母親一樣的殷切，我大大地吐着氣，我知道我的胸中已經有了無盡的毒質在含蓄着。

『不怕風寒麼？該關上窗子。』

那男人脫去了外衣在說。

『你還是正正經經地拿點木柴來，把壁爐引起火來吧。』

女人有一切女人都有的違拗向那男人吩咐。

可是這時候我爲他們掩了窗子。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我不大明白，好像那時候我想到我該那樣做的。

男人就是有點不大高興地把木柴取來了，放在壁爐裏，起着燃燒中爆裂的聲音。

那女人在壁爐前安置了長沙發，我們都坐下去，那女人是坐在中間。

那男人把一支紙烟送給我，我立刻接過來，說着道謝的話。

『我記得你從前是不抽烟的。』

那女人問。

『這是事實。』

我回答着。

『現在呢？』

『那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麼！』

我巧妙地把烟從嘴裏吐成圈子冒着。

『×，我想，還是關了燈有一點味。』

那男人並沒有回答，逕自去關了燈。

紅的火焰像在舐着壁爐的上部，我呆呆地望着，想到那一天，我和她坐在有壁爐的那間房子裏，另外有三個活潑的女孩在爭吵，於是我低低地和她說：

『湄，若是我們將來也有這麼三個活潑而淘氣的孩子！』

但是我好像看見她的臉在火焰中顯出來，漸漸地爲烟熏黑，更漸漸成爲一張扭屈的，不辨耳目的臉。

『這火夠多麼大！』

我用驚訝的語氣突然震破了這沉默。

『你想起了什麼？』

『什麼也沒有。』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失言，我極力爲自己掩飾着。

『我已經知道了你的事——』

『是麼？也好，沒有什麼大要緊。』

我呵呵地笑起來。

『是認識你們的人告訴我的，我沒有想到你這樣快來到上海。』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我想你該有好休息。』

那女人像是很關心地和我說。

『永恆的休息麼？』

說這話的時候我像是很莊重，我的臉像是罩了一層秋霜。

『你想那值得麼？』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想過。』

『你是這麼有爲的一個人……』

『我麼？』接着我笑起來，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你想錯了，
璘。』

那男人始終沒有說話，只抽着烟，眼睛望了前面；可是我覺察得出他是靜心地在那裏諦聽。

『自從我認識你我就看出來你有過人的地方。』

我知道那男人就把烟丟到火裏，他的眼睛裏冒了憤怒之火。

『那你完完全全錯了的，我在女人的眼裏是一點用也沒有。』

『但是我不那樣想。』

『因爲你只是我的友人，還沒看到我那惡根性。』

『我不相信你那惡根性。』

『走去問問涓就知道了，她現在什麼都明白。』

我說完了把頭低下來，我的眼睛落在我自己的手上。

『我不願意看了我的友人沉在憂傷之中。』

我沒有回答。

『我知道你爲這件事受了大刺激，我不願意一定說要你的心立刻平靜下去，可是我在盼望着。——』

『盼望着什麼？』

『盼望不要因此而害及你的健康。』

『留着好身子在這世上受罪麼？』

我有一點憤然地說了，但是我立刻又悟到這憤怒全然是沒有理由，我把笑容不自然地浮到我的臉上來。

『你要在上海住下來麼？』

『我，我要走。』

『到那裏去？』

『遠遠的地方，沒有一個相識者的地方。』

『就不回來了麼？』

『那說不定，若是自以為可以回來的時候就回來。』

「什麼是那時候呢？」

「我又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活在這世上有沒有那麼一天。」

「你的話說得太過分了。」

「我不以為，死了之後也許我的魂靈能溜着來一趟。」

「×先生，我看你喝一點白蘭地好麼？」

緘默得許久的男人也說起話來了。

「你以為我的神經失常麼？」

「也並不是……」

那男人說着在搖着頭，像急劇間找不出適宜的話來。

「×，他不能喫酒，他有心臟病。」

女人有一點耽心地說了。

我看到那女人用眼睛在溫柔地瞟了我，她是那麼含情地，我記起來那麼一回事，在她結婚之夜，給我寫來那麼一封長長的信。現在她又是賣弄着風情坐在我的身旁。好像我覺到她故意把身子擠到我這面來，我覺到罪惡一樣地把眼望着跳躍的火焰。

我看見在火焰裏緩緩地升起那張臉來，仍然是來問着我些什麼，可是我不能回答雖然想着回答的。那臉漸漸地又化成貓笑的樣子，而且我也聽到了那難耐的聲音。

我把手緊緊地掩着耳朵，把眼睛也閉了起來；可是我仍然看到那張臉，那笑聲像是從我自己的腦子裏發出來。

『怎麼，你們聽不見麼？這笑聲多麼可怕，是在笑着我，在笑着我！……』

『×，那裏有什麼聲音，定然是你聽錯了。』

『我能騙你們麼？你看那樣子有多麼可怕，還是在笑着我。』

那男人立刻明起燈來，可是那臉還是在閃着。我知道我的臉定然扭成難看的樣子，我想還是睜開眼，把手也放下來：但是那臉還是浮在我的眼前。

『那不是麼，你們看，你們隨了我的手看，仍然在笑着我，露了可怕的牙齒。』

『你靜靜不好麼，×？你就在這裏睡一睡吧。』

『我不用，他是來和我挑戰的，我不是膽怯的人，你們知道麼？』

『×先生，床上去躺一躺吧。』

『謝謝你，我是不能這樣就忍受旁人的侮辱，我要讓他知道我……』

我突然地朝了那張臉撲過去，我知道我的頭碰在硬的東西上，我自己也跌下去。

我的腦子裏在轉着我所認識人的臉，漸漸地我分辨不出是誰來，都是那麼白茫茫的，像一張張的白紙……

到第二天的早上，天纔有一點發亮我就醒轉來，我是睡在柔軟的床上，我覺得我的頭部有點疼痛。我的右手摸着前額，我知道那是

束了一條手絹，在中間有一塊染了血漬的。我把身子微微側過去，我看到睡在地板上的男和女。

天是陰沉的，細雨在窗子上留下窈窕的痕跡，屋檐流下來的雨水在小的天井裏空朗地響着。我知道我該起身了，我不願驚動還在睡着的人，我從床上下來的時候光着腳走到門那裏，我的鞋在手裏提着，我取了外衣，悄悄地到了門前，拉開門，在樓梯那裏穿了鞋。我如逃犯一樣地逃出了這間房子。

我在街旁的路上無目的地走着，雨點打在我的帽子上和身上，有時候也飛到我的臉上。馬路上像灑了油一樣地在發着亮，我用閒適的腳步在走着路。

我想到了雨夜裏，在霧氣的燈光下，在她的殷勤叮嚀之後，我就在雨中行走。當我把身子轉過來的時候，我可以看到她那招着手的身形……

那臉又出現了，變成了貓笑的，而我又清晰地聽到那不可忍耐的笑聲……

我明瞭了每次的失敗，我只能任它：可是我自己也大聲地在笑着，我想用我的狂笑籠罩了這整個的世界。

女難

每個到過哈爾濱的人在中國大街上都能遇見這樣的兩個人：一個是穿了哥薩克軍服，長着大白鬍子，骨瘦如柴的老俄國人；一個是短小的，在邊路上瘋瘋顛顛的有三十歲左右的猶太人。他們都常在這條街上走，所以很容易見到，也很容易辨識。

那個老俄國人無論在冬天夏天，下雨或是吹風的日子總是走着雄壯的步伐，挺着胸。他永遠像站在他舊日所統轄的世界第一等騎兵的前面，他的手裏握着一根粗大的手杖。他不是用它來輔助行路的，他

常用它爲武器。他就是那一年在俄帝國時代指揮着軍隊把成千無辜的中國人逼到黑河裏淹死的那個關達基將軍，所以年輕的中國人和蘇聯籍的人有時來襲擊他。他仍然在臉上顯着十足的傲慢，雖然他已經瘦得把鼻子顯得更突出來，皮膚上滿了灰色的斑點。在舊日皇家的紀念日，他更大搖大擺地，胸前掛滿了勳章，得意地在街上走着。

可是現在我要着意寫的却是那個矮小的猶太人。第一次我在中國大街走着的時候我就看到他，他一面走一面嘴裏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他的手做着莫明其妙的花樣。他有着馬一樣的長臉，兩個大眼睛，穿了不整潔的衣服，他最喜歡和女人纏，追在她們的後面說着不好聽的話。有一次我看見他跳起來用手指塗了口水在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的臉

上劃着，當那個女人憤怒着跳着脚，他就帶了一副可笑的臉相說：

『我不是來侮辱你，小寶貝，我想看看藏在脂粉後面的你的臉色。』

這時候，有許多人圍上來了，那些知道他是神經錯亂的，就還故意和他們開着玩笑；可是一個和那女人有一點認識的男人，就爲正義而想來懲罰他。當那個男人舉起了拳頭時節，他很快又很馴服地倒在地上。大家齊聲地笑起來了。

『笑什麼呢？我不是沒有用麼？我一點也不及人，我愛女人，女人不愛我。』

末了一句他是用乾澀的嗓子唱出來的，然後他大聲的笑。乘了那

個男人轉過身去沒有防備的時候，他突然跳起來，照定了後背恨恨的一拳，然後鑽到人羣裏，順着紗縵街跑下去。很快很快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被打的男人雖然憤恨地轉過身來，已經沒有來得及去追趕。

這時我問着同行的朋友，他只告訴了我他是成天在這條街上走，他的父親很有錢，他自己是這樣的一個瘋子。他還告訴我只要不去罵他不去欺侮他，他對男人總是友好的；可是遇上了女人，總要瞎鬧一陣子。

『爲什麼警察不來干涉他呢？』

『難說，像這樣的人有什麼法子？從六七年前他就在街上的，家

裏又有錢，就只好任着他了。」

『那就關他在家裏。』

『有人說他是他父親寵愛的獨子，能捨得像關一隻獸那樣做麼？』

還在夏天的時候，一個假日的下午，想到江北岸去玩，在排滿

了游船的碼頭我又看見他。他看到纔坐到船上去的俄國年輕女人，他就向她們的身上潑一點水，他很忙碌地從這條船跑到那條船停泊的地方。這樣他惹怒了一個很健壯的女人，握了船槳去追他，遙遙的一擲正打在他的腿上，他倒下來，滾到水灘上，染了一身的泥水。追着的人笑了，也沒有再趕過去；可是他看到那隻船已經離了岸，很快地爬起來，用最粗鄙的話罵着。他還在打着可笑的手勢。所有看着的人，

都笑起來了。然後他左顧右盼地又走向中國大街去。

我顯然地觀察到這個人的病症，定然脫不了女人的關係。我想多知道一點，可是我沒有法子；雖然我問到我所認識的朋友們，他們都知道這麼一個人，他們對他的認識，也就和我一樣。

有一天我一個人坐在金鷄點心舖喝着咖啡，把眼從窗間望出去，就看到他坐在面對了這點心舖的一張長椅上。因為他的腿太短，腳就不能着地。他正和一個穿得很整齊的老年人在那裏不知道說些什麼，他的兩條腿在前後地搖蕩着。驟然他像看到了什麼，他滑稽地向那老人行了舉手禮就跳下來，向着北面跑去了，我好像看見了那老年人嘆息着微微搖着頭。

我就付了錢，走出門，我也坐到那長椅上去。我用右手把帽子舉起一點來，和善地問着：

『老先生您能告訴我方纔和您談話的那個人的姓名麼？我想您一定和他熟識。』

『呵，是的，我和他的父親就是好朋友，他的名子是洛霍夫·包別遼夫斯基。』

那老年人也很和藹地回答我，說完了用手摸着鬍子。俄國人，大半是沒有英美人那無理的傲慢的。

『我聽很多人說他的家裏很有錢——』

『不錯，他的父親是哈爾濱第一家珠寶皮毛商。他的家就在警察

街，一所有花園的房子。」

『我常常到他的家裏去的，他的家裏存有最好的酒。』

『那您一定很知道他的事了。』

『我可以說我是知道最清楚的人，我看着他經過了他的幼年，我看見他走入了男人最危險而最有味的時期，現在我也看見他瘋瘋顛顛地每天在街上混。他所有一切甜的或是苦的遭遇，都是他親自到我面前來說的。』

『那麼，您可以使我知道些麼？』

『好，沒有什麼，像他的事每一個年輕人都該知道知道的。先說他幼年吧——』老年人停一停，掏出手絹來擦着眼睛。『他的母親純

然是因爲他的出生而死去，從小就是長着這難看的樣子；可是他的父親，因爲一向總是盼着一個兒子的，所以對他的寵愛並不減下一點去。我總記得像是他從小的時候腦袋就有這麼大，你想，他的樣子給我夠多麼不好的印象！他是又醜又淘氣，除去他的父親沒有一個人喜歡的孩子。他在別人的眼前也真討厭，只有對於我，也不知道那裏來的緣分，却非常好，也非常肯聽我的話。記得在他八歲的時候，他偷偷的爬上了葡萄棚，他的父親在下面想盡了方法他也不肯下來，有的僕人想上去捉他下來，可是他的父親生怕會因爲重量太大，那棚要倒下來使他的兒子受傷。他在上面呢，一面吃着，一面還摘到手裏丟向僕人的臉上去。可巧在這時候我去了，我就仰起頭來說：

『洛霍夫，我知道你是到上面去給我取些又甜又美的葡萄的。』他果然高興地答應着，他的父親耽心地要他從梯子那裏下來；可是我却說可以任他的便。他敏捷地從木柱上溜下來，送來了一叢紫色的葡萄。

因爲沒有人喜歡他，也沒有和他年歲彷彿的孩子在一起；他的性情更玩皮又有一點乖張。他讀書很笨，雖然他的父親對於他的將來希望得很殷。他一向對於衣服不注意，一身新的要不了三天就可以成爲舊的。到了十幾歲的時候，他還高興在地上滾。有時候我問他：

『洛霍夫，你大了起來想做什麼？』

『我要做國王。』他翻着眼睛回答我。

『國王有什麼好呢？』

『我若是國王，我把人民都殺盡了。』

他露了咬牙切齒的樣子，他早已對於人類就有不可解的忿恨。

他一年一年地長起來，雖然不使人高興的性情漸漸少去，他也還是孤獨的，沒有朋友。到了發育完全的時候他的身材還是那麼小，沒有一個生人看見了他不發笑的。在學校裏沒有人和他好，而且他們還編出歌謠來侮辱他，罵他是半截子人。爲這原因他常和別人打架，他倒是很勇敢，是一條能爭善鬥的漢子。有的時候被打得流着血，跑到我的家裏來，洗乾淨了紮好再回去。

讀完了中學，我記得他已經不止二十歲，他沒有意思再求深造，

他也不願意去幫他父親的忙，他就整天住在家裏。他那時候很喜歡讀哲學書，我常時看到他一個人像是很用心地端着書本。因為太寂寞，他有時到我的家裏來。

說是我的家，那也是很有趣的，我也是沒有妻，我的兒子和女兒都在俄國，只有一個將近六十歲的女僕爲我管理和收拾我的房子。他來了，有時候是問着關於哲學上的問題，有時候也說些上下古今的事。

有一次我問到他有沒有戀愛，他的臉色突然變了，他肯定地搖着頭。好像一提起這樣的事來就引起他心中不可忍的憤懣。那天，他很不快活地和我告別了。

後來我聽到他的同學說：有一次因為想去親一個女學生的手，被

那個女學生恨恨地在臉上打了一掌，還罵着他是矮腳驢，男同學順勢湧上來打了他一頓，知道去告訴教師也沒有用，就沒有到下課跑回家了。

有一天很晚的時候忽然有人來揪着門鈴。我那時很奇怪；我的友人不多，更少在那時候來相訪的。那却是他來了。我站起來歡迎他，一眼看到了他是穿着異常整潔的禮服。他像有一點不好意思地紅起一陣子臉，就露了不十分自然的樣子坐下了。他的全身都是新的，就是臉上也是特別發着光彩，他時時低下頭注意嶄新的漆皮鞋。他的興致也很好，可是像沒有一定的目標來看我。當我偶然間注視他的臉的時候，就看到他的臉倏然地紅起來。

『洛霍夫，有什麼高興的事情呀？』

『沒有，什麼都沒有……』他急促地回答着。

但是他的臉色背叛了他，我知道他定然有些事的。

『是不是碰上了可愛的人。』

『不是，絕對不是的！』他搖着頭，可是他的樣子却更顯然了。

我不也是從年輕的時候過來麼？我很明白在某一個時候年輕人的心裏是如何矛盾，想珍秘又想流露出來。他既然如此堅決地否認着，我也不再理他，我任他懷着跳躍的心坐在那裏。

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地坐了兩個鐘點，我那時是忙碌於整理文件，我想不到他變成如此嚴重，我能肯定地猜到了有什麼大的力量在他的

心內策動。有時他也低下頭去玩弄着自己的手指，他像是並沒有感覺到如此的枯坐是無味。

到了我的鐘敲着十二下的時候，他就起身和我告辭。等他握着我的手說過晚安之後，我還又問他一句：

『真是沒有一點事情麼？』

『沒有，呵，——有一點，太小了，明天見吧！』

他像想立刻避開我地急急握手道別，我不再強留他，任他去了。

第二天的下午他來了，他先和我說着抱歉的話，因為昨天打攪得太晚的原因。他還是那麼整齊，他的身上不時地發着香氣。

這一次我故意不去提他，就由他自己坐在那裏，我已經得着這經

驗若是再去問他，他自然不能告訴我。

他自己坐在一邊，時常得意的笑就從心中鑽到臉上來。他用低低的聲音和我說：

『我告訴您我愛上了一個人。』

我並不表着驚訝神氣，只把臉朝了他，閒適地問他：

『什麼時候認識的？』

『一個月以前，可是在前三天纔知道她也有點愛我。』

『你怎麼知道呢？』

『那天晚上她爲我簪了一朵花。她的名字是都妮，她長了一雙又大又黑迷人的眼睛。』

『你的父親知道了麼？』

『我沒有告訴他。』

『爲什麼不告訴呢？』

『因爲她是一個女戲子，所以我不敢告訴他。』

說到他的父親，對於這件事我看起來比他自己還要注意幾倍。看見兒子的孤獨，不是不愁悶着的，又近了相當的年齡；但是事情的本身是想加以援助也無從入手的事。

『嗯，是一個女戲子——』我沉吟着。

他看到我的疑惑，他就立刻說：

『她有好心腸，她的樣子絕不像一個唱戲的，她的性情也好，她

也真心愛我。』

『就是因爲給你一朵花，你就以爲她是真心在愛着你麼？』

『不，我忘記告訴您，昨天我送她回家去，她親自說着她是愛我的。』

『呵，她說着她是愛你的！』

我說這句話的時候着重着每個字，雖然我已經有一點疑心，可是在他這麼高興的時節，我不便說使他敗興的話，我拍着他的肩，預祝着他的成功。

『明天我可以請您去看看她。』

到那個明天呢，他也並沒有來請我去看看。就是他，也一個多月

沒有影子。我到他的家裏去，也碰不到他，他的父親也和我說好像他近來有點什麼戀愛的事呢。

『你沒有問到他過麼？』我故意如此說。

『那關我什麼事，再說年輕人總還有些怕羞，爽性等他要我給他準備結婚衣物的時候再說吧。』他的父親哈哈地笑着。

有一天，近黃昏的時分，我一個人坐在花園裏散步，突然有人叫着。我回過頭去，看見他和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人走來。他爲我和那個女人介紹着，我知道了這就是他告訴我過的那個女人。

在我的眼裏，他們是太不襯合，不只在身材長短那一方面，就是樣子相差也大多。而且她全然也不是他所告訴我的那麼一回事，她很

妖冶，當然旁人好奇地注視着她的時候，她自自然然地用眼睛說出來：

『我是在愚弄着一個大傻瓜。』

那天的晚間，他又跑到我的家裏去，他問着我對那個女人的印象好不好。可是那時候我該怎麼樣呢，我除去說好之外沒有其他的話。他像是十二分匆忙，聽完了這一句話就走了。

有一次他的父親到我這裏來，談到他的事，就抱怨着他用錢過多，而且晚間還常在外面過夜。我那時候並沒有說出來他所鍾情的是個女戲子，可是他的父親是都明白，已經給他諒解。

『其實我也不反對和戲子戀愛，就是娼妓也可以；只要在愛情那一方面是真實。』

我倒很驚訝他的父親的見解也成爲如此豁達，我也附和着說：

『只要肯真心相愛的人，可以把醜惡變成聖明的。』

後來又是許多天見不着他的面，我自己也因爲業務上的煩雜總也沒有到他家裏去。終於他和那女人，在一天的晚間來到我的家中，告訴我一星期就要結婚的消息，他還說着婚後就立刻想到美國去度蜜月。

我驚嘆着這樣的一個女人居然能和他伏伏貼貼地到了最後一步。而且看起來也真像很親密的。我懷疑着我從前的見解，我再不得信我的眼睛和我的心。但是我想到了與其說是和他結婚還不如說是和金錢結婚。無論如何就是能忍耐和他過上一天，已經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了。

到那一天，我正吩咐着女僕去熨我的禮服，門鈴又在急遽地響着。他用着踉蹌的脚步走進來，他的臉是死人一樣的灰白。

我驚恐着，我立刻請他坐到沙發裏，我替他倒了一杯渥得加，我勸他先靜一靜心。

他如我的意把酒喝下去，眼淚從眼角流下來。我問着他：

『什麼事情，孩子慢慢地說來吧。』

他像是想說出來的，可又爲悲傷塞住了喉嚨，他訥訥地沒有吐出一個完全的字來，他把手掩了臉出聲地哭着。

我想要他發洩出來胸中的悲哀也好，我就任他在那邊哭泣，我告

訴女僕不必忙着去熨那禮服了。

到他擡起頭來，用濕潤潤的眼睛來望着我，我纔又要他告訴我究竟遇見了什麼事。

『她走了，她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呢？』

『我昨天晚間還看見她，今天下午我到旅館去，她就已經走了。』

『沒有什麼話留下來麼？』

『她給我一封信。』

『也許那裏有些線索吧？』

『她在那裏面把一切難聽的話都罵了我，她給我的忠告是這一生

不要接近女人，她說連猴子也比我好看。」

『那麼爲什麼先前和你那樣好呢？』

『在信裏她也說了，她知道我是有錢的笨蛋。』

他的淚又流下來，那一天我護送他回到家裏，我看見他伏在他父親的懷裏痛哭的情形，我也就抹着眼淚回來。

從那一次的刺激之後，他就成爲這樣子了。他對於所有的女人都懷恨，他成天在街上蕩來蕩去。他極力發揮着深潛的性情，他吃過許多苦，他也過了這七八年的日子。

所以，要知道，他不是生來就爲人取笑的，這也有可哀傷的遭遇支配着他。現在他是不懂得如何去傷心了，假使他能追想過去的人，

悲傷一時不能離開他，而生活成爲更黯淡的了！』

我聽着他耐心的敘述，自己倒引起酸楚來了。我謝着他，和他告辭。

我向着十二道街走去，殘燼的夕陽正柔柔地，紅紅地，無力地照在牆上。那面起着嘈雜的笑聲，我遠遠地看到那個叫做洛霍夫的正在街旁翻着筋斗。

曼陀羅華

Quit, quit, for shame! this will not move,

This cannot take her;

If of herself she will not love,

Nothing can make her;

The D——I take her!

——Suckling

有一個女人時常說，也常在她的信中寫着這樣的一句話：『你以爲我用錢太多麼？我遲早是要歸還給你的！』

可是聽到這話，或是讀到了有這樣話的信的男人，多是已經失去了站在自己的脚上行着路的能力，絕不會那樣爽直地問問她歸還的期日，整付或是分期，也絕不會就爲這原因纔收留了她的信，或記下來她所說的話，要她簽了字，以作日後法律上的根據。自己在自己的心上已經不如那個女人那樣重，當然只有說一串一堆的話，要說明着她用的錢並不多，還要表白出來是不希望她歸還的，但是一點也不能想到她的家是沒有錢，或是沒有這力量的。

像這樣的女人我知道一個，而且由於特殊的機緣，我甚至於可以說知道她很清楚。

寫到她，我想起許多人來，在這裏面幾乎沒有性格相同的。可是

由於她那好手段，都是被駕馭得很伏貼。在一個時間之中想到他是他的生命。漸漸地，她要走了，她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

好像她有的是不老的青春，她有長得好看的臉，她能使每個男人在走過去的時候回頭望她兩眼，在這時候她能告訴着和她同行的男人：

『我若是一個妓女，定然有不少傾倒者呵！』

『唔，唔，我想也是的。』

以爲是有點過於放蕩的話，就是不大情願聽不也是沒有什麼好法子麼？

在春日照映着花園的路上，突然遇見了那麼一個年輕而長了微髭

的男人，她的心急劇地跳起來又平靜下去，她把挽了同行男人的手臂輕輕的抽回來。

『你回來了！』

『你也回來了！』

『你在法國住了幾年？』

『我不記得，總是一個很長的時期。』

那男人故意地用手挨着下頰，好像他那每一根短髭有着一節辛酸或是好的過往的記憶。

同行的男人木然地望了遠處的一隻小山羊。

她聰敏地拍了呆立的人的背後，就說：

『你在看些什麼！我來介紹你，我的Cousin——這是×先生。』

若是把那個人也叫着Cousin，那麼這個字的用意不是更廣了麼？

但那個人並沒有爲這點事爭論，看着和她同行的中年人點着頭，那個人也點了頭。

『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從報紙上知道你的作品選入了沙龍展覽。』

『是有這麼一回事。』

『好像那幅畫的題做名叫「Devil's apples」的。』

『你記得一點也不錯。』

那個男人很像順從也很恭敬地在回答着她的話。

『Devil's apples 不就是曼陀羅華？』

『是呵，你能記得這麼古僻的字？』

『那毒草有什麼好看，畫起來能如此引人？』

『我是畫了一個女人肖像——』

『醜陋的，醜得像有那麼兇烈毒質的植物？』

『不是，是漂亮的，我很高興許多友人都來問我從那裏找來的這
樣一個姿容絕世的 Model。』

『有我這樣好看麼？』

『差不多吧，一時我是說不出。』

『在法國也能找得到這麼好看的中國女人？』

『那一幅畫，我並沒有請 Model，我依照了自己的心在畫的。』

『了不得的天才呵！』

『哼，這是一點也不值得說起來。』

『什麼時候你可以給我看看這幅畫麼？我住在——』

這可該怎麼說呢，她不能和他說出來。她現在是住在同行男人的

家中；可是那個男人說：

『那幅畫已經賣了，我只有縮印的小幅，那是可以送給你的。』

『你住在那裏？』

『我是行路人，今晚就要離開。』

『到那裏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呀！』

那個男人說完了這句話就轉過身走去了，他的長髮，伸在帽子的外面。

同行的中年男人，雖然是在這世界上已經度過了三十個以上的秋天，而且也是憑了才力以手來描繪這社會，明白女人，能用尖銳的筆來分析她們；可是當着他自己說是也陶在這麼一個有金魚也有毒蛇的深淵裏，也就很容易如孩子一樣地把氣憤和喜悅很快地流露出來。

這個男人仍然望着些什麼，他雖然是做出來一點也不關心的樣子，可是他像是連她的呼吸都聽得很清楚。他知道那個男人走了，因為聽見了在那一句話之後，聽到了一起一伏的脚步聲音。他的心輕鬆下去一點了，可是他還是朝了遠地望着。

『喂，你在看些什麼？』

在這句話之後，他就覺出在自己的手臂間又溜來了那麼一隻柔軟的手。他沒有說什麼，笑了笑，實實在在地說，他已經是滿足了。

他們仍然繼續着他們的路。

『我從來也沒有聽你說起過你有這麼一個 Cousin。』

『他是我母親的姊姊的兒子。』

『是麼？』

『我能騙你麼，他自然是我的 Cousin—』

『他和你很熟識。』

『那當然，可是我一點也不喜歡他。』

『他很漂亮，不是麼？』

『那活該，對我沒有關係。』

『我會想到——』

『你在疑心麼，你想想我是不是說謊的人。』

她爽性站住了，把臉成爲如雕刻的面型，甚至於連呼吸也暫時停止。她有那麼紅白勻襯的顏色，她的眼睛露了使人堅信的光，她一點也沒有因爲心虛或是慌張而有的紅臉。

『我並不疑心你，darling，這不是像隨便談談一樣麼。』

男人露了畏縮的樣子，語氣間已經就有了顯然的差異。

『我真不知道爲什麼男人的心都那麼窄小，又常想到卑污的那面

去。」

她像是仍然有着憤慨，一行走一行說着。

『我懇求你，不要再說下去好麼？我們該回去了，怕你的身體會着了寒。』

『我不怕，我有時候情願死。』

『那麼我呢，darling？』

『你不是有你的妻，』

『不要提她，我厭惡她。』

『她也不是你所熱戀過的人麼？』

女的呵呵笑起來了。在看到了男人的窘迫之後，她的高興纔能恢

復起來。

他們回到了他的家，那一向是只有他這麼一個單身漢，和一個年老的女僕。那女僕高高興興地把一封快信送到他的手裏。從字跡上看，他知道是誰寫來的，他立刻撕得粉碎，如蝴蝶一樣地落在地板的上面。

這使女僕睜了愕然的眼睛，她那清盈的笑；和他那仍然有着怒氣的臉。

『Don't be so excited, I will never be jealous of her!』

她出了聲音地在笑。

『這是公司裏送來的，您纔出門不大的工夫。』

女僕又捧了一個紙包進來。

『爲什麼不早拿來呢，真是沒有用！』

他接過來，就用手指扯着束裏的繩子，斷了的時候，他的手指上也有紅的痕跡。

『這衣服該快點做，下次的宴會就可以穿起來。』

『我的心真覺着不安，總要用你的錢，可是一時間家裏的錢又寄不到，寄到了定然先還你。』

『這算得了什麼，也值得說起來。』

男人露了毫不在意的樣子，他那黃焦焦的胖臉上，有着爲快活而透出的油潤。他掏出手絹來像要擦去一層皮似地在拭着。

女僕雖然是過了五十歲的人，有那麼一點自信是知道這世界上好壞壞的事情多一些。可是也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了。鄰家多事的女僕，能用驚奇的語調來問着她是不是先生的太太接了來，這一點，她還清楚，她可以爽爽快快地回答着不是。

『是你們先生的妹妹麼？』

『也不是。』

『那你平時怎樣稱呼她。』

『我喊她×小姐的。』

『是不是和你們的先生住在一間房裏。』

問到這句話的時候，聲音是沉了下去。

『阿彌陀佛，還沒有那回子事！』

『你們先生到學校去的時候呢？』

『她就一個人唱唱咧咧，整天不歡喜穿襪子。』

『她有家麼？』

『有的，在××』

『真不知道是誰家缺了這份德，有這樣的女兒！』

『她還到過外國呢，想見她絕不是寒苦的女人。』

『唉，這年頭兒也難說！』

這完完全全局外的人在發着感嘆。

但是他們呢，當着黑夜的脚步踏着黃昏走來，在晚飯後，故意熄

了燈，假倚着坐在沙發裏，有壁爐的光亮照着較小的紅暈。斑蛇皮和漆皮的鞋尖，在反映着那麼一點點小小跳動火焰的縮影。

這是冷靜的春夜，可是人的心呢？……

他們沉默着，都像是在想着些什麼，可是這又都是誰也不能探知的。他們的臉又都是很平板，沒有一點變化，所以就更難知道他們的沉思是落在什麼的上面。那女人突然說：

『我真不喜歡年青的男人，——』

『爲些什麼？』

『很難說，也許是天性，或我以爲他們太不可信。』

『青年人也總是油滑的多。』

男人覺得很高興，在點起了一支紙烟抽着。

『我也不喜歡漂亮的人，我的愛人定然要有強健的膚色，豐美的肌肉。』

『唔，唔，』

『可是我要他有好腦子，這是說，他定然要是一個天才。』

beautiful soul is better than a beautiful face

『這話我相信。』

『一個中年人是懂得怎樣體貼他的女人的，而且已經是在他所努力的那一面上，有了相當的地位。』

女人在說話的時候，頻頻用眼角望着身旁的男人，而這男人也有

足用的聰明來體會她的含意，就瘋狂地把她抱在懷中，緊緊地把嘴印在她的上面。

『我知道你是愛我，我知道你是愛我！……』

他的話含糊得如睡夢中的囁語。

他緩緩地閉上了那一雙黑亮亮的眼睛。

男人幽幽地嘆息着。

『我知道你所忍受的苦痛，我有這大膽，我願意犧牲我自己……』

『可是怎樣辦呢？』

『從今天起，我就把身體也給你，這是我情願的事，我想你不致於想到我是一個不良的女人。』

『那當然，可是——』

『沒有什麼可以畏懼，你不是愛我麼，那我就該獻給你所要的。』

想想看，這樣一個女人使任何男人都迷惑的，在他的心中一向也是那麼重要的，還能有那毅力扳了冰冰的臉，用嘴說了少年們以為陳腐的話來拒絕麼？他也還不是那樣笨，眼前的收穫總是最實惠的呵。

在以後，年老的女僕再為人問到他們是不是睡在一間房子裏，她就不能那樣快地答着不是；可是為顧到主人的一點名聲，也只含混地用其他的話遮過去。

一個享了名的作者，已經有了幾本驚人的作品在市場中暢銷，又擔任了××大學的文學教授，五六百圓的收入，每月是總能有的。在

以前，這數目除開了供給他自己過着安逸的生活之外，總還能有的三分之一寄到家鄉去，爲他的妻和兩個兒女的生活費；可是現在呢，連維持着自己也不足了。在那一月的薪金沒有到手之先，手頭的錢也就沒有了。一次兩次到書店裏去通融版稅，爲營業凋敝的店主，也就在無可如何之中張開口。這侮辱是他所沒有受過，可是靜下心來想的時候，就悟到了店主那面的苦難。

用度如何增高起來，好像是也有一點難以想到。每次她也並不是問他來要錢，總是借用的，或是當他自己知道她要錢用，就把錢送給她，而她是那麼認真。她必然說將來一定要如數歸還。從這裏不是很容易想到，這個女人的增加，並不是用度增加的原因麼？甚至於他還

想到，因為有了她，他不到有舞女的舞場，也不去純然是為男人解決一點本能上需要的女人那裏，這不都是在支出上減少些的麼？但是入不抵出的事實，却還是很明顯地在每月尾使他感到無法想的苦處。

在女人那一面，雖然無能的父親未曾給她造成為一切女兒所歆羨的好環境，這麼許多年，她也是過着豪適的日子。就是生在纔足溫飽的家，她居然也能從中學到大學，也到了美國住上兩年。在任何方面說，她不也是一個在社會上有高位置的女人麼？現在她又在成為有名作家的戀人，無形中，地位是又高着一層了。

由於那個男人的妻之來臨，暫時地她不得不回到相離一百里自己的家中去。她說着怎樣貯着他和他的妻能和好起來，連一切女人認為

最神聖的戀愛也情願犧牲，有時候却又暗示着捨去了他的妻與子，使他們兩個人的夢想實現。

事實上，當她離開了那個男人，住到家中去，輾轉地就又認識了那麼一個尚在大學讀書，有一點呆氣的富家子。這個青年人不需要勞動就有無數的錢供他來用，只是那一點呆氣爲一般人所不喜。

沒有她在身旁的那個男人感到像沒有生命那樣的苦痛，已經生了厭惡之感的妻從遙遙的家鄉又追到他的身邊來，橫在眼前的日子是黑漆漆的，總不能引起好興致也不能提起筆來寫一個字。他每日是焦灼地在房裏踱來踱去，瞪着紅紅的眼睛。只有接到她的信，纔能在他的臉上找出一絲的笑來。本來就是暴躁的性情，現在是更大量地顯出

來，在忿怒的時候，居然能不顧惜重價買來的 Webster 字典，丟到妻的身上。

妻倒在地板上嗚咽着，孩子們伏在她的身上哭號，他高興地穿了整齊的衣服走出了門。

就是在年老女僕的眼裏，也以爲是莫大的驚奇，想不到那麼文雅的先先生，有着更想不到的粗野的性子，漸漸地影響到了相近的鄰居，於是市政負責者也就給他警告，說他是這區域中不受歡迎的居留者。

去辱罵，去叱打，想着妻也能顯出反抗的傾向來，事情纔能稍稍有點眉目，可是妻是成爲那樣能容忍，一句抱怨的話也不說。這是使他更覺得煩惱無由的。

在那個女人的每日來信中，有着如此的話：

『是你，親愛的，使我成爲一個婦人，沒有着落也不能說出一個婦人。寫出這樣的話，沒有一點怨你；因爲我愛你，可是想到了自己的將來，就不能不有一點愁着了。我雖然是離開你，我的靈魂却永遠在你的身傍縈繞，我一心地盼着有那麼一天我在你的眼前，在遇着死亡之前永遠不離開你……』

熱情的句子使他的血更沸騰起來，他想到就丟開了這累人的一羣，也離開這社會，就和所愛的女人逃到荒野遼遠的地方，沒有一個相識者的臉。但是他不能。他想到了她若是沒有進口貨的高跟皮鞋就不能走一步路的話。

『這不怪她，這是時尚所趨呵……』

他喃喃地說着，在撫摸着下頰的手，覺得出刺人的鬚鬚又都冒出來了。

『像這樣活下去纔真不是味！』

他默默地如此想着。

這已經是夜半的時間，他想着她該是如何寂寞，他死也想不到她是和那個富家子，在××飯店舞場消磨了兩個鐘頭之後，挽了手在一步步地走上樓梯，到有房間可以住的那一層。

爲濃重的想念所苦着的人呵，臉是漸漸地消瘦下去了！

有着妻的名義的那個女人，也爲疾病所侵襲，睡在床上呻吟着已

經不止兩三天了。

若是不去思想，任粉色的或是灰色的霧圍來包了他，也還能稍稍安下一些心去；可是想到了所處的悲慘境況，和誰是造成了這境況的人，他就該如野獸一樣地從座位上跳起來。

鐘在敲了一個新清晨的一下，外面仍是無盡的黑夜。

『爲什麼你們要到我這裏來，給我起來，離開我的房子！』他用急促的脚步走到臥室去，猛然地把蓋在妻的身上的棉被掀開來，喉裏叫着粗暴的聲音。

只穿有單薄衣服的妻，被吵醒了之後，強自支持着坐起身來。

這有蒼白的臉，和抖索的身子。

『你要我到那裏去呀！』

病困中的人有老人一樣的聲音在說着話。

『到那裏去，自然是回家去！是我要你們出來的麼？』

『你慢點說好麼，孩子們睡得着着的。』

『他們也要和你一路走，我受不了，我什麼都受不了，……』

『就是走也要在明天呵，這樣晚那裏來的火車。』

『無論如何我的房子不能要你們。』

『那你要我到什麼地方去？』

『住旅館，去，快點去！』

睡着的孩子也驚醒了，在用悲切的聲音哭着媽媽，被叫着的人，

早自垂了淚。

『你想想這麼晚，我到那裏去叫一輛車？我又是一個病身子。你若是不情願我們來，我們明天就走，就是你不戀着我，你也看看這可憐的孩子！』

說這話的人臉上淌滿了淚。

『你不明白我，你不知道自從你們來了我的房子裏就有了多麼壞的空氣，這使我每時總在忍受。你看我不是瘦下去了麼。你想，你們住在家裏有多麼好，我，我是需要清靜的生活。我知道像這樣的日子再有一整天，我就該成爲一個瘋人 那多麼可怕，我就要成爲一個瘋人。你們今天不走，明天就要趁早班車回去。我自己要住到旅館去，

我願意在明天午飯的時候我回來，我的房子你們沒有來的時候那麼好。」他喘了一口氣。「你明白這意思麼？這是說我希望你們明天上午能離開這裏。旅費我想上次交給你的總還足用，家用錢以後再寄給你。」

他說完了，走出門去，用力關上門，想把那悲慘的哭泣，嚴嚴地關在那一間房子裏。

他自己披上了大衣，帶了帽子，提着手杖，如逃難似地跑出這房子去。

有着妻兒也有着戀人的人呵，却像孤獨者一樣地在靜夜的街上踽踽地行着了。

那一晚上他並沒有睡好，雖然他尋到了一家高等旅館，有舒適的床和華美的陳設。他決不是爲妻兒那淒切的情形所打動，他是在想着離開了他的那個女人。她不是有一星期沒有信來了麼？他想到她的忙碌，想到她在生病，或是想着她會突然間死亡，他的性情，和以前有着大不同，成爲煩躁的了。他立刻明起燈來，披了衣服走到桌子那裏，匆匆地寫成了問她是否平安的電文，就按着電鈴，把值夜的侍役喊進來。

『把這電報發出去。』

他的焦急最可以從他的眼睛上看出來。

『先生，等等到天亮的時候不好麼？』

好像是身分低下的人就該有畏縮的靈魂，說起話來，也就只該有畏縮的語氣。

『你不知道我有急事麼？我是拍急電的。』

『是，先生，等我叫起一個夥伴來，就給您送去。』

『爲什麼你不去呢？』

『我有一份值夜的責任，不能丟下。』

『那你就該快些去辦！』

『是，先生。』

侍役退出去了，他點了紙烟在抽着。在心中他計算着什麼時候可以收到回電，現在他的胸膛像是一片水。那心成爲浮石一樣地在裏面

蕩來蕩去，他想着只要能得到一紙安好的回音，他的心就能再沉靜下去了。

爲這情緒他更不能睡了，好像他並不覺得疲困，他想到歐洲中古時代的騎士們爲戀愛所忍受的苦辛，他就覺到自己仍然是有大幸福的。

他凝然地坐在那裏，一直到初起的太陽把美麗而柔和的金光從深色窗幔的窄隙中投進來，他纔意識到一夜是在不睡之中過去了。

爲着想減少些身體上的倦乏，他爽快地用溫水盥浴，似乎這有些用的。像是他的精神並不因爲缺乏睡眠而顯出不濟來，想有沒有從她那裏來的消息，就在付過了房錢之後，又向了歸家之途行着。

回到住的地方去，纔是七點鐘的時候，正在洗地板的女僕，翻着眼睛向他望了望，可是又低下頭去，繼續她的工作。他的心，一大半是冰結了，身上打了一個寒戰。

他頹然地垂了頭，偶然想起或者女僕遺忘了，他以為不得不這樣問問：

『有什麼信來麼？』

『這麼早，信差還沒有到呢！』

『電報呢？』

『沒有，只有放在桌上的日報。』

怕着如此而知道必是如此的回答都來了，他的周身滲出一層冷汗

來。

他懶懶地脫去外衣和帽子，放下手杖，就坐到近門的沙發上。他聽到洗着擦地布的水的聲音，他突然像想起了些什麼似地在吩咐着女僕：

「停些時再擦吧，你先出去。」

「只還有一點點的地方。」

「我不要再擦了，快些給我出去！」

聽着他的語氣的，看看他的臉色，女僕知道沒有說話的餘地，就提了水桶走出門。

這時候他聽到有人在敲着門，他也聽到女僕走出去開門的音響，

他的心在跳着，他想着這總該是她的消息來了。

好容易聽見女僕走近他的門來，他分明地看到她的手裏拿了一瓶牛奶。

他的氣憤成爲不可按捺的了，他用粗野的聲音在吩咐着。

『明天不要牛奶了！』

從主人的語氣與神態上看，就知道有了大的不快，所以她只敢用眼睛露了疑惑之光來問詢，却沒有敢張開嘴。

當女僕又出去了的時候，他的腦子更紛歧了，他想着只有她死了，或是已經病到不可挽救的情形，因爲他想着她是不會不給他電報的。他急匆匆地站起來，像沒有來得及經過腦子就決定了到×城去。

看看時刻，恰巧是可以搭早班車，當他跑進了車站，列車已經如爬蟲一樣地蠕蠕地在動着了。

『還算幸運的，那麼，她定然還是健全！』

跳上了車板的時候，他朝了自己說。

到了×城，隨了人羣湧出車站的門，他就一直坐了汽車到那個女人的家中去。纔到×城的時候，他就有了這感想；他想到他和她現在是呼吸同一個城市的空氣。

他找到了她的家，使他最初覺到驚訝的是那並不是像她所告訴他的那樣。那不是有着小花園的新式建築，也不是可以使行路人在外面就可以看到裏面的青草地；那是兩扇剝落了油漆的門，在緊緊地閉

着。

在右角上，顯然地有寫着『×寓』的一方木牌。

他輕輕地敲着門。

一個有着堆滿了皺紋的臉的女僕，把門拉開了一條縫，從那中間用遲鈍的語氣問着：

『您找誰？』

『我來看你們小姐。』

『嘔，您來找她呀！』

『是呢，』

『她到杭州去了。』

『是麼，她到杭州去？她什麼時候去的？』

『去了七八天了吧。』

『你知道，她，她要什麼時候回來？』

『那我可摸不清，她說是米月柴月的。』

『什麼，她結婚了麼？』

他的身子像在北極的寒度下，可是他的頭，像是枕在赤道的上面，那女僕却沒有能明白他的話，啞啞地不知道該說什麼是好。

『我是問你她嫁了人麼？』

『我也不知道，就是她有一天沒有回來，第二天晚班車就到杭州去。』

『呵，是了！』

他嗒然地轉過身子來，有着不知道該向那裏一個方向舉步是好的苦處。眼前有芒芒的陽光和黃黃的沙土，是平淡而又空洞的。突然憶起在那個女人的信中曾寫着她是在人間遊戲的話，現在他纔能稍稍明白了這樣的話是指了什麼而說的了。

他記起了那一次在公園裏所看到的那個年青男人，還有那幅選入了沙龍以『曼陀羅華』爲名的作品而實際上是畫了一個漂亮女人的肖像。

牽牛花

纔只有十三歲的洛杉，終日裏在惦記着自己之外，也在思念着一個女人。有時候他覺得很不甯靜，像從前獨自跑跑跳跳的事已經引起他的興趣，想來想去還是只有去看看她這一條路。但是他立刻能想到時候是太早了，就是星期日，她也要在一點鐘纔能有閒空；於是他不得不自己找些事消磨這一段時間。

認識了這麼一個叫做漪姊姊的人，就是一年前當他生痧疹而住到××病院的時候。他是在昏睡的情況中被送到病院來，守了獨子的母

親，每日用了疲憊的身體和流不盡的眼淚來陪伴他。在第四天他醒了，他睜開眼睛，母親有無限的欣悅，嘴裏不停地念着佛號。

『杉哥兒，你的心裏覺得好些麼？』

母親說話的時節聲音在打着抖，眼睛裏還流着爲高興而流出的淚。

『媽，我好了，幹什麼您還哭呢？』

他的聲音更變成細微，他有單薄得可憐的樣子。

『我不是哭，孩子，』母親說着掏出手絹來在擦着眼睛，『我是歡喜得落淚。』

他微微地笑着，他露了極脆弱的微笑。

這時候一個穿了素衣的女看護走進來了，她的手裏捧了藥；可是當她關了門，回過身來，她像是有一點呆住了，母親稍稍露了一點張惶，再用力擦着流淚過多而有一點昏花的眼睛，他們同時叫出來：

「姨媽！」

「漪姑兒！」

她很快地把藥放到床前的藥桌上，到了他的母親的面前，行過禮也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你什麼時候來的？」

母親拉了她的手在問着。

「三天前纔從蘇州來，七年沒有見姨媽的面，怎還能認得我麼？」

『比從前更出落得可愛了，——杉哥兒，你還記得漪姊姊麼？』
他微微地搖着頭。

『這就是杉弟弟呵！也長得這樣大了。我記得您走的時候他是抱在您的懷裏。』

她走過來輕輕地撫着他的前額，他覺到了她那手掌中透過來的微溫。

他望着她那一身潔白的衣裳，他看着她那烏黑的頭髮在帽邊露出一縷來，襯在她淺粉色的臉上。她自然是紅潤的嘴唇，她有如聖女一樣的美貌。

『我若是知道您和弟弟在這裏，我早就該來了。』

『你母親近來好麼？』

『她老人家比您老得多了，又常常發胃病。』

『唉，病總是討厭的事，杉哥兒的病，風一陣火一陣來了，你想，若是有一個好歹可該怎麼辦！』

母親說着的時候，眼睛又濕潤起來，接着低低地不知道和她說了一句什麼話。

『您儘管放心吧，杉弟弟是再也不會有危險的。』

『是麼，漪姑兒？』

『姨媽太多心了，您就信我的話吧。』

『那真該謝天謝地。』

『真巧，我來的時候媽還告訴我到這裏去看您，想不到遇上了。』

『那等我們回了家你再去吧。』

『總該少不了去打擾您。』

『自家人還用說客氣話！你今年有二十歲麼？』

『我有二十一歲了。』

『你想，你都有這樣大，我們那裏還能不老呢！』

母親感嘆地說着。

『姨媽我還有點旁的事，回頭我再來看您，——杉弟弟耐着性養兩天就會好，到那時候我給你好吃的糖。』

她說完翩翩地出去了；他只當着門已經關上的時候，盼望她能快

些來，或是如母親一樣地終日伴了他。

當她來了的時候他並沒有多話和她說，最要緊是因為病弱的身體沒有那麼多氣力；可是他願意做成要說話的樣子，那時候她定然裝了一點不高興的樣子，把手放在他的嘴裏，還要說：

『杉弟弟不該不聽話的，壞孩子纔不聽話。』

可是這已經給他極大的滿足，他的嘴緊緊地貼了那冷潤的手，有着幽淑的香氣；他的眼睛在她和母親沒有望到的時候貪婪地望了她的臉。

『你要好好養幾天的，不能說話，聽我的話纔是可愛的弟弟呢！』
他聽到她那曼妙的聲音，他的心在打着抖，他聽着用在弟弟上面

的兩個字，他像有一點昏迷似的閉起眼睛來。

他木然地在點着頭。

『聽清了麼，杉哥兒？漪姊姊告訴你的話都要記在心裏纔是。』
母親也在叮嚀着。

於是她就将被角拉得整齊些，問着他要不要吃一點橘子水。

醫生每日晨間診治的時候她總是隨了來的。當他看到了她和醫生用那麼熟識的態度在談着話，有一點說不出憤怒的火在他的胸中就大地燃燒起來。他用狠毒的眼睛在望着，若是她也和那醫生一路出去，那他的憤怒將成爲更重。但是她的好心總該是記住的，到他已經能在床上自由轉動的時候，她給他找來好看的畫片，有時候還依了每

幅畫，當她有閒空的時節，說着動人的故事。她送給他好喫的糖，如母親一樣地撫慰着他。

『漪姑兒的好心，杉哥兒一生也不該忘的。』

母親絮絮叨叨地說，手裏在數着念珠。

『是，我總也忘不了漪姊姊！』

他有一點動情地說。

『杉弟弟長大了，娶了親，就再也想不起來我這老姊姊了！』

在聽到這句話之後。他好像是要哭了，他不知道她爲什麼這樣殘忍，他在心中想着：爲什麼要提起娶了親的話呢！在急憤中，突然有兩顆晶瑩的淚珠在眼角滾出來了。

『漪姑兒冤枉了孩子，』母親半笑地說着，『是不是？』

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把臉伏到枕頭上嗚咽起來了。

『杉弟弟，是和我生氣了麼？我說我的話錯了，好不好呢？——』
她說着用手指弄着他的頭髮，他好像覺到從她指端傳到他髮尖的熱氣，他想永遠在這情緒中活着。

『聽我的話，不要把臉伏着，省得停一些頭要昏脹。』

他果然依從了她的話，像獅子聽從着弄獅者的一樣；她用手絹爲他擦乾了頰上狼籍的淚痕。

『真了不得，小弟弟是這樣歡喜動感情。』

她說完笑了，故意用手指劃着他的臉，他也帶了一點難爲情的樣

子笑着。

一個月的臥病之後，他可以依了醫生的囑告走下床來了。本來就有不健壯的身子，現在雖然是胖起一點來，但是當腳纔站到地板上，他像要跌下去似的。在扶掖着他的漪，多用點力抱住他的身軀。他的腿軟得像棉花一樣，他的眼前冒了金光燦爛的星子；而且他的胃也像是有有些不調協。他的臉紅漲着，額上也滲出一點汗來。

『杉哥兒，若是不得力就多休息兩天再下床吧。』

站在一旁的母親看到他那樣子露了一點焦灼在說着。

『媽，不要緊，纔下床來總是這樣——』

雖然他自己知道是很難支持了，可是他像貪圖些什麼在暫時地使

母親的心安下去。他勉強着走了兩三步，他像是已經用盡了氣力，那一點點興奮抵不住孱弱身軀的疲勞，他的臉突然成了蒼白的顏色。

『怎麼了，杉哥兒？漪姑兒，他是怎麼了？』

母親露了絕大的驚惶在詢問着。

『不要緊，姨媽，睡一睡會好的。』

她把他抱到床上去，用手輕輕地擦着他的頭部。果然他的臉漸漸紅起來了，他像纔睡醒似地張開了眼睛。

『你怕了麼？』

『我不怕。』

他搖着頭。

『姨媽也不用耽心，過上三兩天就好了。』

到已經能隨意走着的時候，因為診治的方便，他還要有一星期的停留纔能出院。這時候難耐的冷清與寂寞已經不是無邊無涯的冗長，就是她不來他所住的病房，他可以溜出去看她，在值日室或是她的寢室裏。有時候他看到她進到另外的病房去，他就故意地在那一段做成沒有事的樣子走來走去。他聽見門響了，可是隨後又是一聲關門的聲音，他想到她是沒有被注意到。

——她是不願意理我麼？她爲什麼連招呼也不招呼就走過去了呢？

他在如此想了的時候，心是怦怦地跳着；可是他極力忍耐了，仍

然在那裏踱着。他又聽見開門的聲音，他忍了更大的心跳裝成一點也沒有留意的樣子，終於他聽到了她所等待着的話。

『杉弟弟，是來找我麼？』

『呵，漪姊姊，你到這裏來了麼？我不知道，我是隨便在這裏走的。』

他像是很驚訝的樣子走到她那裏去，有一點畏怯地牽了她的手。

『我什麼時候可以出去呢？』

『再有四天就好了。』

『那時候你可要到我家裏去玩，我家裏還有三隻大風鷄呢！』

『你等我一會兒好麼？我還有一點事，馬上就可以完的。』

她說完了走到另外一間病房裏，他就站在那甬道裏等着她，在急切地盼着她可以立刻再走出來，他總在想着她是在故意地延遲着，再看到她走了出來，他用快的步子跑過去。

『你到我房裏去玩玩好麼？』

『我怕媽會等急了。』

『不要緊，我那裏不遠，就是在樓上。不過上樓的時候還是我抱你上去。』

『我不，我能走的。』

他們纔走到樓梯那裏，就遇到了一個長了一點鬍鬚的年青醫生。

『×小姐，我纔到你的房裏去過。——』

『有事情麼？』

『沒有什麼要緊事，這是你的小朋友麼？』

『不，這是我的 Cousin。一路到我的房裏去吧。』

『也好。』

那醫生又轉回身去走上樓梯。他不知道爲什麼厭惡着那個，也不高興那個人把朋友的上面加了一個『小』字，他也想不出她說着的那句他所聽不懂的話是有什麼含意。他低低地問了她，她回答着：

『就是說你是我的弟弟。』

可是他不明白漪姊姊爲什麼一定要那個人也來，她不會說不許他來麼？本來他想問問她的，可是那個人一行走一行在和她說他一點也

不能明白的話，所以他沒有得着機會。

走上樓就到了她的住室，她自己用鑰匙打開門。

那完全是一個很好看的房子，牆上張了些好看的圖畫，桌子上放了一個長着白鬍子穿了紅衣裳的布偶，他覺得那最有趣，總像是朝他笑。乘了他們談話的時候他熱心地望着；但是他的心中却極不歡喜，他聽見他們笑着，他極不舒服地把嘴鼓起一點來。

『杉弟弟，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呢？』

可是他自然沒有說話，他像爲她看到心中的隱祕因而有一點狠狠地笑一笑。

『你歡喜這老人麼？我送你，要不要？』

『我不要，小孩子纔歡喜那個。』

『你不是麼？』

『我不，我是大人了。』

當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那個醫生就笑起來，他的心中有說不出的憤怒，我想拿起點什麼來丟到他的臉上去；可是他什麼也沒有找到。

『我回去了，怕媽等着我生氣。』

他說完了就跑出來，模模糊糊地聽到她在叮嚀着慢點走，他還是用急促的脚步如跑地走着，他的心中在想了若是和那個人打起來她不是來幫他。到了他住的病房，輕輕地推開門，看到母親正坐在沙發裏打瞌睡。因為關門的聲音稍稍大了點，母親有一點驚恐地醒轉來。

『這半天纔回來，把臉都跑得紅漲着。』

『我沒有跑，我——』

他只說了半句就停下來。

母親什麼也沒有看出來，只要他快些睡到床上歇息歇息。

停一些時她來了，他正在睜大着眼睛望了屋頂。母親含笑讓她坐了。

『姨媽，您不知道，我得罪了杉弟弟。』

『有什麼事，我真也是不知道呢！』

母親帶着笑說。

『我說杉弟弟是個孩子，杉弟弟就惱了我。』

她也是笑着坐他的床前。

『不是小孩子還是大人麼？』

他有說不出的話在心裏起伏，他想母親爲什麼也這樣說，他想着她這麼大一個人爲什麼會看不到他的心。

『還生氣麼，杉弟弟？』

『我沒有氣，我不是——』

他想要把話都說出來的，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却又停住。

『小弟弟那裏應該和大姊姊生氣！』

母親又在一傍說，這『小』字是那麼不愉快地鑽進了耳朵，像在平坦的路上走，鞋裏有了一粒沙那樣不舒服。

那天晚上他夢見了她溫柔地把嘴貼在他的臉上和他的嘴上。他驚醒了，他立刻閉起眼來追尋那甜的夢境，可是那已經飛得迢迢的了，當他再醒了的時侯，窗外灑了滿地的好陽光。

他珍祕着昨天晚間的夢，到她來的時侯，他仔細地望着她的嘴唇，看着有沒有一點熟識。爲着一點方便，他故意告訴他嘴角有一點黑，在她用手絹擦着的時侯，他更能任性地望着。

過一天，他獨自一個人跑到她的住室去，使他驚訝的是她正睡在那裏。深色的窗簾已經拉下來，房裏有黃昏一樣的幽黯，他輕輕地關了門，走到她的床前，他看清了她含着笑意的睡相。她的頭髮散在潔白的枕頭上，一隻手橫在胸前。她的呼吸是那麼細微，幾乎是一點也

聽不見，她的頰上有稍稍重一點的紅暈。

他追想着那夢景，他也想把嘴印到她的臉上去；可是當他纔這樣想着，心就急劇地跳起來，全身都在顫動。他稍稍湊近了些，他的心就像要從他的嘴裏一直跳出來，立刻他縮回來，他只能呆呆地凝望着她的臉。

這時候她醒來了，她輕輕地打着呵欠，用手掌揉着眼睛。

『杉弟弟什麼時候來的？』

她像纔注意到似地問着。

『我纔進來，看到漪姊姊睡着也沒有敢驚動。』

他說着的時候臉上紅起一點來。

『昨天一夜也沒有睡，一個病人鬧死鬧活的，』她說着順手把窗簾拉起來『呵，今天又有這麼好的太陽！』

『早晨落了一陣雨，這是新晴起來的。』

『那纔更可愛了，是不是？』

她伸出一隻手在握了他的，他感到說不出舒適的溫暖。

『我想我該走了。』

他很不情願地如此說着。

『爲什麼呢？』

『姊姊該起身了。』

『我起身也不怕你的呵，我還要你幫我的忙呢。』她笑着在那裏

說，『那麼你就先到衣櫃裏替我找一雙襪子來。』

她說完指了那方向，他走過去，開了櫃門在找着

『我要一雙淺灰色的。』

『是這雙麼？』

他拿起來一雙問着。

『這是灰的，我要淺灰的。你若是將來替你太太找東西，她一定要罵你不中用了！』

『我不要太太，我不喜歡她們。』

『早晚是該有一位。』

她把襪子接過去，就坐起身來穿着，他裝了無意的樣子在看看她。

的脚，他很奇異爲什麼能有這樣好看的脚，他想着若是她吩咐了他給她穿着襪子該是多麼好的一件事，他就能撫摸着如雲石雕成一樣的脚踝；但是她很快地下了床來，把衣服也穿得整齊了。

『我想是我驚醒了姊姊。』

『那裏，再過一小時我也就該值班。』

說話的時候，她用手搔了頭髮，她的一舉一動在他的眼睛中都是這麼好，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嚷出那麼一句話來。

可是他想到那結果該是什麼，她一定以爲他是瘋狂了，或者重重地申斥他，那麼，他將連一個好姊姊也要失去了。

他自知只能一個人，默默地，看着她，想着她，愛着她。

但是到了規定出院的日子，也不得不戀戀地走了。除去了那個討厭的醫生，他對這醫院裏的一切都在愛戀，因為他想到在這裏面住了他那好看，又可愛的漪姊姊。

就是回到家中，他也不是過着完全沒有趣味的日子，每星期差不多她總能到他的家裏去，還能在那裏過一夜。那他一定是一夜也不敢安穩睡好，到早晨悄悄地走到她住的那間屋子裏，偷偷地把她的鞋擦亮，等着她，看着她起來穿着衣服。

因為是想到了心就不能安下去，已經是兩個星期沒有見着她了，他到母親那裏告訴着要去看她的話，母親也說着她上星期沒有來，心

中很惦念，恐她生着病。他聽到母親的話心更焦急了，她真若是生了病，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他匆匆地跑出去，要李三拉他到醫院去，到了那裏，他就筆直地跑到她所住的房子。

『您知道×小姐，是生病了麼？』

他推開門，沒有看到她；就問着另外一個看護。

『沒有，她正值班，再有半點鐘就能回來。』

這纔使他的心平靜些下去，他又走進她的房子，突然看到了放在桌上的一張男人像片，他的心跳起來近前去看看。那就是他所厭惡的那個男人，臉上露了諂媚的笑。

他不高興地把那照片轉成向着牆壁。

他耐性地在那裏，他一下一下地數着時鐘的擺，他不知道幻想過多少次她纔真的推開門進來。

『杉弟弟，你來了好久？』

她露了喜悅的樣子向他問着。

『有半個多鐘頭。』

『那爲什麼不找我呢？』

『等等也沒有什麼，母親因爲你上星期沒有去，很惦念你，特意要我來看看你，還說漪姊姊若是有空，隨我到我家裏去。』

『真不該上星期沒有去，』她雖然這樣說着，臉上並沒有現出回

悔的意思，『今天我想——我還是不能去。』

『有什麼事麼？』

『約定了到北海去划船，你也去，好麼？』

『好吧。』

他答應着了，他看着窗子，望見了在窗前探着首的白的紫的牽牛花。

『漪姊姊，這花都到樓窗上來了！』

『那小花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上這樣高的，你不看它是在攀着爬

山虎麼？那樣子又可憐又單調！』

『上了這麼高總是好玩的。』

她沒有回答他，趕着在換了衣服，那衣服是如蟬翼一樣薄，很清
晰地看到裏面的襯裙。

她纔把衣服換好，就有敲門的聲音。走進來的就是那個醫生，有
油亮的頭髮。

那個人看到他就伸過手去，還在說着：

『近來好，小朋友？』

他懶懶地把手舉起來，很快地又從那個人的手裏溜回來。

『我請了杉弟弟一路去，——』

『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事！』

可是那個人的興奮不只不能增加他的快感，使他的厭恨更重了。

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她的右臂挽了那個男人的，用左手領了他。他立刻覺出來有異樣的東西觸着他的手指，他拉起她的手來，看到一個鑲了鑽石的戒指套在她的手指上。

她低下頭來微微地笑了，和他用低的聲音說：

『杉弟弟，我和×先生在上星期訂婚了。』

他忍受了如驚雷的震恐，他忽然地把眼望了那個人，他好像看到那個人在驕矜地笑着。

突然間，連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地眼睛上掛了淚，他全然沒有法子忍住心中的悲痛。

——那個人，那個人！

他的心中在恨恨地叫着，若是漪姊姊和另外的人訂婚，也許不會使他如此難過吧。

『總還是你的漪姊姊，杉弟弟。』

她柔柔地說着。

她還是不能明白他一點，可是他又不能說出來，只呆呆地隨了他們走出醫院的門。

『漪姊姊，我想回去了，媽媽還在等着我。』

『爲什麼忽然不願意去了呢？』

『怕媽媽一定惦記我。』

『那麼你向姨媽替我問好吧。』

他坐上了車子，向他們打過了招呼，向了東面去。他任了眼淚自由地流滿了臉。他回過頭去望着他們並行的背影，像在說着什麼。他想到一定說到他的愚蠢。他連好看的，可愛的漪姊姊也在恨起來了。

在轉灣就到了家的那條街上，他把眼用手絹擦着，他想到了母親問到的時候，就說一粒白沙子迷了眼睛。

糾纏

因爲刁難的房東太太——一個猶太女人——不肯應付加上去的房租，就被那個也是猶太籍的房主下了在十日內遷出的通告。分租了一間房子的我的姊姊，也不得不預備遷居了。

在起初，因爲雜物太多，以爲搬起來過於麻煩，就有着由姊姊自己包租下來的意思。早就知道那個房東太太不是一個好房客，不肯爽快付錢的一個人，房主存了惡印象；姊姊便想自己若是肯全租下來，房主定然是不肯拒絕的。於是我就在一個早晨去拜訪那位住在三層樓

上的房主。

我被請到一間長形的客室裏面去，地板上鋪了紅綠色地毯的。在那書架上放置了許多俄文書之外，還有英文和法文書籍。小的寫字桌的上面，有一個嵌了玻璃的木匣裝着不同的礦塊。牆上懸了各樣的相片，還有一張紙畫滿了蚯蚓似的猶太文。

房主進來了，他穿着繡花的睡衣，他是短胖的，我分不出他的頭頸來。

我先用俄文把來意說明了，對於這件事的成否他並沒有一點表示，他只說着一年要納多少錢的捐稅，要用多少修理費，從前的時候這房子租過若干錢；他還提起了一個在美國讀書的兒子一年的用度。

他的結尾是：

「如果你們想租下來的話，也就是每月七十圓吧！」

「不可以稍省一點了麼，我知道你告訴那個房東也是這個數目的。」我說。

「這是最低的限度了，」他聳着肩，「我可以擔保無論在什麼地方你不能找到這樣，又好又賤的房子。」

「燃料和電燈呢？」

「都是你們的，那要不了多少錢。」

這事情有一點僵了，費了二十分鐘，一點什麼也沒有如願還可以麼？姊姊雖然計算過，就是化七十圓租到五間房子也合得上，但是能

少點下去不是更好麼。

我想到俄國人一種特殊歡喜說法文或是英文的癖性，於是我就和他用英文說，因為收入不大多的關係，最好是請他能減少些。

他沉思了一刻，就用着粗濁的聲音，還用那粗手指打着手勢告訴我：他減少五圓，每月按照六十五圓的房租。

我告訴他我的姊姊願意租這所房子了，就從他所給的最後的期限起始。

我告辭出來，到姊姊那裏，告明白這情形，就把餘屋分租的告白用中文俄文和英文寫好，貼在門前的牆上。

到第二天我去的時候，就看到那告白被撕下去了。見到姊姊，

問她是否有人租定，纔把那告白拿下來；她告訴我她不知道，雖然有人來看過房子，可是並沒有講什麼。我就去找那經營房子的中國人，從他那裏我纔知道房主把房子已經租給一個日本的牧師。

『那真豈有此理，我是和他說定的，每月六十五圓租下來。』對於這種無信義的事我很覺得憤慨。

『他現在租了七十五，猶太人就是這樣，雖然手段不同，愛錢和吝嗇總是一樣的。』

原想去質問的，可是那不只是口頭上的約定麼，就是去爭論，也該是徒然的。

『沒有法子，還是決定遷居吧。』我走回去和姊姊說。

正是在六月裏，坐着也要流汗的，去搬運去整理這些雜物，實在是有一點厭人。可是已經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也是沒有法子好想的事。

喫過午飯，我正有一點倦意的坐在圈手椅上閉了眼睛，就聽到輕微敲門的聲音。

我站起來，開了門，看到站在那裏的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俄國男人。他是高大而肥胖的，紅紅的臉，頭髮已經全是白色。他看見我就問着我好，伸出手來和我握手，頗和善地笑着。他的左手拿了草帽，臉上的汗淌下來。

『我介紹我自己，我的名字是費也金·郭洛夫司基。和你同住的

我的友人，告訴我你現在需要一間房子——」

『不是我，是我的姊姊和她的丈夫。先請到裏面坐吧。』我的心裏在想着：『天呵，又是一個猶太人！』

『謝謝你，我正有一間房子，所以我特意請你和你的姊姊去看一看。』

『我的姊姊到街上去了。』

『那麼你也可以去的。』他好像很急迫似地。

『不是我租房子，還是等一等我的姊姊吧。』

『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我不知道，她回來的時候我定然會告訴她。』

『我先請你去看看吧，我的房子是好的，在二樓上的比這一間又大又寬，有好陽光離這裏很近，你不要擔心。』

看他這樣的誠意便覺得不好拒絕，拿了草帽隨他出去。

太陽是白芒芒的，照在地上的影子短小得可憐。

他引導我穿過了一個旅館，然後走上木質的扶梯，先經過他的廚房。再走上去，纔是一間很精緻的起坐室，說是出租的房子，是向了街的一大間和一小間。

『這兩間隨你的意，你的姊姊可以在這走廊上納涼，你再來看

——
他把我領到浴室去，他說：

『這浴室一定能使他們滿意的，我的廚房他們也一樣可以用。』他的熱心，很使我覺得過意不去，在我纔進去的時候，他就替我拿了我的草帽；引了我察看各處的時候，又是流着汗喘着氣。他又說：

『我的朋友告訴我說你的姊姊是最好的人，不是和一切中國人一樣的，所以我纔願意分給她一間房子住。還有我的女僕，可以替她做事，她是一個勤勞誠實的人。』

他指着纔從外面回來的赤着腳，長着突起一點的嘴唇的女人。

『這價錢呢？』

『大的三十日金，小的二十五就好了。』

那時候日金還是五二的好行市，許多俄國人向來是迷信着日金的。

『我回去告訴我的姊姊吧。』我想走回去。

『明天可以得到消息麼？』

『她若是願意，我自然就領了他們來看。』

『那也好，再見。』

因為對於路徑不熟習的關係，他把我從前門送出來，還告訴我從中央大街或是炮隊街都可以走到我姊姊的住處。

我回去的時候，姊姊正巧也回來，我把這事說給她，她除去以為價錢太高一些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可是我以為該離猶太人遠一

點，因為實在是怕和他們纏不清。

姊姊也頗以我的話爲然，可是第二天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他又來了。他堅持着請姊姊和澤哥到那裏去看，還說價錢方面雖然已經是很低，仍然還可以商量的。又被他打動了，就隨着他去。

又看了一次，他們都覺得很滿意，只有在價錢方面還不能調協。這時候他的太太回來了，是低而肥的一個老女人，胸前和臀部都是厚地突出來，那樣子像一隻火雞。她也加進了談話。

最後，我們是失望地告辭了，因爲他只允許少一圓下去，而我姊姊的意思是二十圓就可以的。

雖然是有着這樣的結局，後兩三天中，他到我姊姊的家中去了五

六次。說到最後的價錢，他像是忍痛地從牙縫裏鑽出來二十三圓的數目，電燈以及燃料沸水都在內。

因為澤哥是沒有時候去找房子的，我纔到這裏來，路徑也不十分熟，同時這房子的價錢也不算太高，就以這個價目說定了。多加一句的是：無論日金漲落，這價錢不能上下。

搬過去那一天的晚上，他送過來一束花，還請我們喫茶。他在誇獎我姊姊的能幹，還說澤哥將來定然會發財。他指了指懸在牆上的他的中年肖像，像是很傷感地說：

『我那時候是有錢的，現在可是窮了。我的朋友告訴我你的父親是有錢的，是麼？』

『也是從前有錢的，現在沒有了。』我學着他的話說。

他問我爲什麼沒有一個太太。我告訴他我或者要獨身。他擺着手，連着說不好。他說我很漂亮，可以娶一個俄國太太。他告訴我俄國女人是世界上最漂亮。可是他突然又說一句：

『女人是最麻煩的。』

那天晚上我在九點多鐘纔告辭出來，我玩味着他最後的一句話，我踏了自己的影子走着。

這不是真的麼，因爲一個女人，我纔過了淒迷的日子。不但破了腦中好女人的幻想，也儘有無限愁苦寂寞的日子在等着我。

在這裏我是沒有家，我是孤獨的再也沒有牽念着的人，在一點輕

的工作之後到姊姊的家中去，却成爲慣常的事了。

在第一個月裏，他們都是很相安，並沒有什麼糾紛出來，後來漸漸地因爲僕人的事，或是燒飯也起着爭執了。這些事都是由他的太太出來吵鬧，他總是在後來說着道歉的話。他在重複着的話，就是『女人是最麻煩的』。可是一件由他發生出來的事呢，却是因爲日金跌到七六，就想着把租錢改成哈洋。

『不是你說過無論如何也是不變更的麼？』

『請你原諒我，因爲我付房主的租價也改成哈洋了：若是像從前的話，我絕不爭執，我可以請你住我的房子，可是現在，真是沒有法子了。』他嘆息着，用手指搓弄着鬍子。

看着他真像很窘迫的樣子，就不忍再固執的了。合成哈洋的數目，是和纜進來折合哈洋的房價相差無幾。

對於他那麼一個人，早就引起我的興趣來，說是他有過富有的時候，那絕不至於是不可信的。可是他現在的職業呢，却有點令我捉摸不清了。我常看到他愁眉苦臉的坐在那裏，或是手托着下頰在思索着的樣子。但是在飲食方面他却很考究，常有許多討債的人來，麵包的債也積到三十圓了。

我知道他是蘇俄國籍，可是像他這樣的人是被稱爲『蘿蔔黨』的。他不是主義上的信徒，也從來不想回到他的國家去。他不和我談到主義的，他告訴我他的兒子在革命的時候被殺了。

『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也不知道是誰殺的。可是我的兒子是死了。

所以我恨革命，我非常恨革命！』他的拳頭在桌上敲打着。

『俄國現在不是已經很平靜，你可以回去，你能離開貧困。』

『我不能回去，我不能作工，我不能受苦，沒有肉喫的飯我不能飽。而且我還常在想着恢復以前有錢的時候，在俄國，我這個希望永遠也不能有實現的一天。』

從他的衣服上和尙高貴的用具，我也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說謊的。

現在他的貧窮也是真確，有時候就兩圓三圓地向着姊姊來借。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一天不殺鷄，牛肉更是不用說。只有在被水淹的那幾天，

我走去的時候，他就和我喪氣着說：

『我不能活下去了！』

『有什麼事情？』

『因為我已經兩天沒有喫肉。』

我聽到他的原因，我笑起來了，我答應着若是有的時候，我買來送他些。

他好像很感激我，說着費心謝謝的話。

爲了他常來在錢財上的糾纏，就想好了一個對策，無論什麼時候，只在錢包裏留着很少的數目，也要和他說着窮困的話。有的時候他也來說：

『你有錢麼，若是沒有的話從我這裏用吧。』

他就從褲袋裏掏出一把鈔票來，很慷慨地送到姊姊的眼前。

『謝謝你，我有，今天我有。』姊姊就向他說着。

他一有了錢的時候，就顯出很富裕的樣子，他做衣服，買食品，在水菓上市的時節，他的太太每天在廚房裏流着汗做果醬的。對於欠旁人債的事，他像一點也沒有想到。

姊姊有一次告訴我，因為欠債的事，他曾經被打得頭部流着血。

在十月十八日，哈爾濱初雪的那一天，我到姊姊的家去，她就告訴我那個男人兩天沒有回來。因為他是一向沒有工作的人，纔覺着有點奇異。

『他的太太告訴我到外站去了，總是說明天可以回來；可是她總是愁眉不展的樣子。』

『呵，怪不得我今天看到她在哭呢。』

『她哭了麼？我想着這裏面一定有事。』

隔一天我再去的時候，姊姊就告訴我說是那個女僕告訴她，她的主人被拘留了。

『就是欠債，那裏能拘留起來？』

『是呵，我也是這樣想，你看他已經被拘留之後，還有傳票來呢。』

『外國人真是有和中國人不同的地方。』

我們不能完全明瞭外國人，正如同外國人不能完全明瞭我們一樣。我記得他有一次問我，爲什麼澤哥只有一個太太。他還說他以爲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兩個太太的。對於他呢，我只是疑惑着他那裏來的收入維持着生活。

幾天來他的太太總是憂愁着，也不按着時候喫飯，有時候就奔波到夜半纔回家。十天的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有一天，姊姊請我到她那裏喫晚飯，我陪着她在廚房裏，我看到他的太太也在忙碌地做菜。她用長鍋子煮了一條魚，還烤着鷄和牛肉，在一個小鍋裏煨着乾菓子。向例晚飯他們是不動火的，這一次不知又是什麼原因。

『你不知道麼，她的丈夫明天回來。』姊姊告訴我。

『是釋放了麼？』

『那裏，明天從九點到十點，只有一小時的探望，就是這樣，也費了很大的力。』

『究竟是什麼罪呢？』

『欺詐罪，原告說他是一個大光棍大騙子。』

『這倒是想不到的，這些天我想他一定有些改變。』

『一定有酸心的一節，明天我想去道外看朋友。』

『我還特意想來看看呢。』

『你真成爲一個古怪的人！』姊姊指點着我。

第二天的早晨八點鐘我就到了那裏，姊姊果然出去了。我脫下外衣，在書架上找了一本纔出版的××雜誌看着。到我把注意力放到時間上去，已經是九點過一刻了。

這房子裏仍然是靜靜的，除去平時也有的幾次開門的聲音。我就走下去問那個女僕。

『已經來了，』她告訴我，『正在那大間的房子裏和親友們談着。』
『他的太太呢？』

『也在那裏，她來告訴過我，法警已經答應了三小時的停留。』
這對我的想像是不同了，我以為他們是要流淚，要像下雨一樣地親着嘴；到末了該像電影一樣的半瘋狂的表情，事實上這房子裏仍然

是如常的沉靜。

這時候他的太太匆匆地從樓梯上下來了。她起始爲她的丈夫預備食物，除去把昨天做好了的外，她在煎着小牛肉餅。

當我走上去，我就看到他坐在起坐間的沙發上，一個穿了制服的中國人在椅子上坐着。他是清癯得多了，鬚鬚長長的，頭髮也不是平時那樣整齊。

他見了我，顯出更親熱的樣子和我握手，他還笑着，但是由我看起來他是太勉強了。

『我聽到你不幸的事情——』我只說了這一句話，就不知道該怎樣說下去纔好。

『把世界上各樣滋味的事都嚐嚐也好，多方面的人生是要多方面去過呵！』

他笑着的聲音更大了。他請我坐下，他替我倒了一杯茶，還有一小盤維謝涅克果醬。

『人窮了就是這樣，』他說過這半句話，送到嘴裏一匙果醬，大地呷了兩口茶，『我沒有錢，還不了債，所以他們說是騙子。『騙子』，這兩個字該有多麼不好聽！』他興奮着！把拳頭打着桌子，『但是我不是沒有錢麼，我沒有法子，我要住到獄裏去，錢實在是沒有，萬能的錢可以使人得着一切他所要的！』

可是在我心裏想着他是太自私，若是在有錢的時候肯少用點，不

是就可以漸漸還清了麼？雖然我的心中如此想，眼見的淒黯情況也重大地引起我的同情。

烤好的牛肉送上來了，他貪婪地喫着，有時還向我說：『沒有肉是不能飽的。』

他的太太也上樓來，臉上流着汗，有一點點驚奇和一點點欣悅在望他。

我站起來走回姊姊的房子。過一些時，我聽到他和他的太太走進自己臥室的聲音。

突然間高亢而急促的女人的哭聲起來了，我聽見他在說着：

『尼奇渥，尼奇渥。』(註)

他的大聲音是有一點打着戰的，他太太的哭聲仍然沒有止。

法警敲着他們的門，時間已經到了。他走出來，他的太太還是用手掩了面。他和所有的人告別，也來和我說着再見。他有一點煩惱的樣子，比纔來時有些不同了。

末了他抱了他的太太，親着她的臉，然後默默地隨着出去。他的太太立刻回到臥室去，伏到牀上，如秋雨似地無休無止地哭着。

這事情是完了，我呆呆地想着，不能決定他是一個該受懲罰或是尚可以給一點同情的人。

(註)尼奇渥，俄語沒有關係。

林莎

在洪水來洗刷這整個的城市之前一天，住在我樓下的一個叫做林莎的女人被人殺害了。

最初發現的是送牛奶的那個老婦人，她看見門開着，林莎已經仰臥在那裏，身上和臉上有許多利器的傷痕。她大叫了一聲暈過去，隣居的人爲她的聲音從夢中驚醒，都跑到那邊去，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甬道中躺了那老婦人，白色的牛奶倒在地上和她的衣服上，她在輕微地哼着；可是在門之內，林莎是睡在血泊之中。她的臉已經傷得不大

容易辨識得出，身上穿了繡着金花的黑色綢質睡衣。她的脚赤露着，一柄染滿血跡的短斧在她的身子旁。流在地上的血已經成爲紫色，從傷口涓涓流出來却是鮮紅的。一個壯年人把那老婦人扶起來，給她一杯開水。來看的人除開了我都在畫着十字，孩子們因爲怕就哭起來。但是這時候，江邊的堤是將近破了，大街上的陰溝口，如泉口一樣地冒上水來。在防備上已經沒有一點法子，全城的汽笛都在放了警告的哨子。爲這慘景所打動的人們，也都露了慌張的樣子，跑回自己的房裏去，檢着貴重的物件，跑入街上逃難的人潮中。那水是漸漸地漲起來：一寸，兩寸，上了台塔，進了房子；激蕩着這全城市的污穢。雖然我已經離開那裏；可是我想得到那水定然可以沖淡地上的血跡，浮

起她的屍身來，流到不可知的地方去。

林莎長得很好看，她是一個人住在那裏的。她有好嗓子，她唱起歌來很動人。我因為看到她纔知道金黃色的頭髮也能使人覺得漂亮。

她喜歡穿極暗鬱或是極鮮艷的衣服，她的頭髮上總是簪着一朵花。她有許多朋友，男的女的，老的和年青的。我在住到這房子的頭一天就認識了她。那是極偶然的事，風把我的窗子吹開了，把堆在近窗的報紙也吹到下面去。我跑到樓下，看見一個穿了深紫色衣服的女人坐在椅子裏，正在翻看那報紙。她看到我，像已經知道我為什麼匆匆跑下樓來，就向我問：

『您是來找這報紙的麼？』

『是的，我很感謝您爲我拾起來。』

我走到近前去，她就將報紙給回我。

『新住來的麼？』

『早晨我纔搬進來。』

『您的俄文說得這樣好！』

她像是很驚訝地對我說。其實那時候，我說得並不好，我每說一句話的時候，都很費腦子；所以她的讚賞，是只使我臉紅的。

『我的名字是波那林莎，可是您可以叫我林莎，您的名字是——』

『我姓李。——』

『呵，李先生，我盼望我們成爲好隣居。』
她把手伸出來，我們匆忙地握過了手。

『您會說英國話麼？』

和她說着俄國話實在給我大大的苦惱，所以終於我向她這樣問着。

『我會一點，可是不大多。』

『稍爲等一等吧，把房子收拾清楚一下再和你來談吧。』
這句話我是用英語說的，她微笑着，我就又跑到樓上去。

像她那樣的女人，却是令人容易起着疑心。她是孤身住在哈爾濱，沒有固定職業，也並不顯得如何貧困。其他住在我相近的俄國女

人，到了四十歲左右年紀的，有肥大突出的胸部和股部。臉上的肌肉像是放過酵粉的，時常和我說着關於她的話。那是說得多麼不中聽，好像連一個公娼也不如。可是這些話我並沒有深信，我明白失去青春或是缺乏美貌的女人如何妬恨着年青漂亮的。而且我也明白，這社會，對於在暗地裏說着別人，負了多麼小的責任。

『您看呵，她不是又和一個野男人走了麼——』

有一個是那麼嚙舌，說了那麼多，已經佔去了我許多的時間，若是不答應着她或是不順了她的手看過去，好像她這一輩子也不能饒過我似的。

我無可奈何地懶懶抬起頭來望出去，看見了她那走着窈窕步子的

背影，還有一個男人；可是我並不想從那上面推索出什麼來，我只盼望這不被歡迎的來客，知道我不違拗她的意見，發點子慈悲能早點離開我。於是我把眼睛望了她，用着我的注視告訴她我已經做完了她所要我做的事。顯然地我又失敗了，她並不望着我，兩隻手仍然在忙着用一塊布擦糖醬罐子，蹙了嘴，讓由鼻子的兩翼到嘴角現出兩條深深的紋來。

充滿了蔑視與不屑的神氣。她哼出一口氣來，在繼續着她的話：『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來找她，她的房門好像是一夜也不能關牢的。像這樣的人住在我們這裏可真夠不好聽，先生，您說是麼？我聽別人說過她嫁過人的，她是在俄國嫁了丈夫，不知道什麼原因她

偷偷跑了，這樣人真不懂羞恥！像我年青的時候，在男人眼前真是像一匹小白鼠一樣，那能有這樣不顧臉。十七歲那年我爸爸還打了我一頓，因為我哥哥的朋友領我去看戲，沒有把我送回來。可是您不要誤會——』

她立刻覺得她的話說得有點不洽當，臉居然也能發一點紅，有些氣促在接着說：

『那一次決沒有一點損害了我少女的名節，那個男人很體面也很漂亮，可是我不愛他。就是我爱他，也不會怎麼樣的。呵，您知道，她的丈夫的名字我還聽說過，是叫做——』

突然由於她的失手，那罐子掉在地上，清脆的響了一聲就碎了。

於是她驚恐地張着手，跪下去，看了那破碎的磁片，嘴裏叨叨地說着。好像她說這罐子隨了她多少年。她還在叫着上帝，她加了多少長的短的嘆息；末了她在叫着她女兒的名字。

我的心中也在叫着上帝，因為我感謝上帝的恩惠使她快點走出我的房子。我悠然地抽着烟斗，望了她和她那叫做莫麗娜的女兒。帶着沮喪的臉子，把破碎的磁片檢出去。在她們纔邁出門去的時節，我用我的脚大力地踢着關上了房門。

人到了經過一點事，除開那些有狹小的心的女人們，對於喜和怨，都成爲淡淡的了。雖然有許多看不過去的事情，故意地把自己跳出了圈子，全然用冷靜的眼睛來看。就能心平氣和地找出最適宜的態

度來。這樣子，就可以把原諒大量地給一切不可原諒的人和事，實在是，只有把自己變成那個人時，纔能知道那無可如何的苦衷。這社會麼，完全在這社會的意志之下討生活麼，該更感覺到做人難了吧！努然在生活的圈子裏傾軋的人呵，常是在擠來擠去的呢！

雖然叫做林莎的那女人，有不爲人敬重的輕浮行動，可是我在無意之中，從她那窗下走過，從深垂的窗幔之隙，望到了她靜靜地立在牆角那裏。她不是在禱告，也不是嘆息，那房子裏有死一樣的沉靜。我很驚訝，我知道她那喧鬧的個性，於是我故意拉出一把椅子來坐在她的窗下。

我諦聽着，可是沒有聲音，沒有一點聲音。我在那裏坐了許久時

候，房中仍是那麼寂寂的。漸漸地，有極輕微的啜泣爲我聽到了，雖然那聲音是那麼小，却是那麼重的打在我的心上。我怕引起了自己的哀傷，就匆忙逃到樓上去。

從這一次之後，我也怕聽她那一串不斷的笑，我也不敢聽她那急促的高聲的歡叫。每次在我聽到的時候，我總像是看到了一溜晶亮的眼淚。

一個黃昏後的時分，在這城市裏正是家裏的人擁到大街上散步的良時，有許多私娼要打扮得很妖冶在人羣中像泥鰍一樣地鑽來鑽去，我却一個人留在房子裏。近來是，在一番變動之後，多少是有點更愛着清靜的人了。明知道一個人這麼守着，會有多少事從記憶中蘇醒過

來，使自己忍受着，可是也轉成一種癖性，如喜爲人鞭打者一樣。我是仰着躺在床上，讓屋子黑黑的，只有在我抽着烟的時節，纔可以從那小小的火亮裏，望見我自己把握烟斗的手。

我是想靜靜地在那裏，什麼也不來想；可是過去的追憶又像是熟了的客人，輕悄悄地就來拜訪了。雖然稍稍對之有點厭煩，它却是對我那麼深知的；所以我，我只好聽其自然。在這時候，有和了鋼琴的歌唱聲音起來：

『我想在眼前的歡快裏；
來忘記你；忘記了你；

.....』

我聽得出來這是林莎的聲音，可是不知爲了什麼，我很覺得異樣。我霍然地坐起來，跑出門，下了樓，走到她的房門前敲着。鋼琴和歌唱戛然止了，她問過我是誰之後爲我開了門。她穿着黑色的長衣，頭髮披在兩肩上。

『我很對不起你，來打擾你，你能允許我到你的房裏來聽你的歌唱麼？』

我想那時節必是我的神情打動了她，她一點也沒有遲疑，就請我進去坐了。

我說着感謝的話。

我看到她把放在琴枱上杯子裏的流質喝了一口，我向她問：

『渥得加麼？』

她點着頭，忽然問我：

『你要麼？』

『我希望要一點，可是過分叨擾你了。』

『那有什麼，相識了不是一件大痛快的事麼！』

她一面說着，一面站起來到碗櫥裏取出一隻杯子來，爲我倒滿。

她也拿起她的杯子，和我擊着杯緣，我們爲『相識者』自己而祝福。

我們各自喝了一口。

她重又坐到鋼琴的前面，於是那歌唱又起來了。

『我想在眼前的歡快裏，

來忘記你，忘記了你；

忘記你的眼睛和頭髮，

與野草樣的氣息。

「你那鐵一樣的身子，

老松一樣的手臂。

曾經摟過了我的腰，

使我透不過一口氣。

「我想忘記你，忘記你，

只有你值得我的忘記，

但是，好人，告訴我一聲吧，

你在那兒呢，你在那兒呢？』

她唱過之後，轉過身來向着我。在她的眉宇之間，好像還在問着她那歌唱中最末的一句話。可是她也像是明白這話得不着什麼回答。

就頹然地獨自擎了杯子，又大大地喝一口。

在覺得自己已經浸在哀傷之中，掏着手絹來擦着眼睛的時候，我也清晰地望到從她那眼角掛下來的淚珠。

我們默默地各自抹去了。

『我總覺得我太冒昧，我請你原諒我。』

『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事情都是可以原諒的麼？』

她這樣的話，突然使我覺得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爲我嚴重地感到自身的苦寞，便對她發生誠懇的同情。

『我願意你把我看成你的友人。』

『你不看不起我麼？』

她故意如此地問着。

『爲什麼我要看不起你呢？』

『不是這麼多人把我都看成下賤的女人。該從這高尚的人羣中驅逐出去的麼？』

『他們是他們，我是我自己呵！我要告訴你一句話，我也要你信

我這句話，那就是我尊敬你，因為我自信比他們多懂得一點。」

『我慶幸得着你這樣異國的友人。』

她和我握手她的手已經是那麼熱的。

『我想你的酒可以少喝一點，爲了你的健康。』

『我的健康麼，我總想着我是快要死的人。我讓你多知道我一點好麼，你知道我已經結過了婚？』

『我像是聽人說起過，可是我記不大清楚。』

『我們的結合是完全靠在愛情的上面。』

『是你的丈夫死了麼？』

『他沒有死，可是現在呢，我怕——』她說到這裏，顯出黯然的

樣子，她仍然說了下去：『我們分開三年了，我不知道他在那裏。』

『爲什麼要分離了呢？』

『貧困呵，你不知道我們如何艱難地過着日子，他的家在革命前是那麼體面的。』

『你不能幫幫他麼？』

『他太妬忌，我不能離開他一步，就是說現身舞台的事，那也是萬不能。』

『那你怎麼能分開呢？』

『我是偷偷地走的，他不知道我要離開他，我的心裏到現在還是愛着他，可是我知道只有我遠遠的走，纔能使他離開悲慘的境界。』

『精神上呢？』

『這我却疏忽了，可是我自己得着好報酬，這三年中，我沒有一時的快樂的。爲了生活，我選了爲人所不齒的職業；我只要純潔的心，我什麼都不顧。我糟踏我的身子，我想把我的腦子像標本一樣地浸在酒精之中。』

『你不是可以去做職業的歌唱者麼？』

『但是我怕他知道了我在什麼地方，我已經改過名字，除開在夢裏！我是不希望他來的。』

『若是他尋到了你？』

『那他將把一切的憤怒發洩在我的身上。』

『你怕麼？』

『我不，死在他的手中也覺得快樂。』

她微微地笑着，剎那間使我追想到我所看過的那天使的笑容；可是當我睜大了眼睛再看去的時候，她又灌下一杯酒去。她的臉又不是完全在正常的地位了。她的臉相雖然是那麼使我厭惡，可是我對她却發生了深厚的同情。好像我能知道，一個人在她這情況之下，把酒精灌下去，該有什麼滋味。那絕不是享樂，也絕不是早就有的癖好；但是也像有宏大之量，其苦痛大約只有身受者纔覺得到的吧！

我們又碰了一次杯子。

突然間她問到我了，這使我感到氣促，我的臉也紅起來。其實，

像她那樣陌生的人，我很可以把一切事都隱藏起；可是我却沒有那好本領，雖然是最無關，我也用不上一點點女人慣用的欺騙。於是我說了，我什麼都說出來，這告白使我更大感受着苦痛。

『想不到女人也有這樣無情的！』

她感慨地說着。

『無情的女人像沙子一樣多。』

我憂傷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李先生，你應該打起精神來，你有好的將來。』

她如一個年長的姊姊在諄諄地囑咐着我。

『是麼，是這樣麼？』

『是的，上帝不會辜負你。』

她露了鐵一樣堅信的神態。

『那麼你呢，你爲什麼這樣頹唐呢？』

這句話我使她想起了些什麼，她的兩眼在望着我，嘴唇微微地抖着。可是她一句話也沒有說，雖然看起來像是她有許多話要解釋的。我們都默默地，都自知在那一面是多麼柔弱多麼渺小。於是我站起身來告辭了，她送着我，仍然是沒有一句話。

這會見使我對她多明瞭一點，使我多知道些她那可憐的遭遇，因之引起我更大的同情。其實，就是眼前有那麼一個稱爲萬惡不赦的人，誰又能挺了身子，睥睨一切呢？在這社會裏，那裏有一個保有純

潔的心和純潔的身子的人？可是，就是這一點點的自知之明也是沒有
的呵。在說着旁人，在狠毒地指摘着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全然沒有
想起過自己一點來的。

後來過了些日子，有三兩天我沒有見到她，從她的房子裏也再沒
有喧鬧的聲音出來。這寂靜又有點使我不慣了：可是多嘴婦人的話和
那可鄙的臉子也都少下去，却是一件可喜的事。有一次我曾經故意敲
着她的房門，但是沒有回應。正在這時候，住在樓下開糖舖的費也度
夫金太太走過來。她那肥胖的身軀已經成爲臃腫的樣子，很喫力地和
我打着招呼。她把像饅頭一樣的手舉起來，又放回突出來的肚子上，
嗓子裏擠出那麼細小那麼中聽的聲音和我道着早安。

『您知道林莎到那裏去了麼？』我問。

『林莎？』她把聲音轉成那麼嬌媚，就不得不粗壯地喘一口氣。

『她住到大石道街的醫院去了。』

『她病了麼？』

『那我可不知道，』她故意做出難聽的笑聲來，好像以爲我猜她生病了是最愚笨的事，然後悠悠地說：『也許上帝給她一點責任，要她把一個有靈有魂也有肉體的小物件引到這世上來吧。』

她說完了又笑着，她的笑襯合着地板爲她過重的身軀壓出的響聲，我却呆呆地站在那裏，注視着她的背影，看看她自己有什麼優美的氣質存在着。我只願意我的眼光是兩支長矛，刺透了她那肥大的軀

體。

那一天下午沒有什麼事情佔去我的時間，我就乘着散步的時間尋到了那醫院，在街角，我還買了一束花。我走進去，在管理者那裏我問明她所住的房號，就依照了管理者所給我的簡單的指示，找到了一排遮在樹蔭下的房子。在我拉開了門的時候，就有一個素衣看護來問我。

『您來看那一位？』

『林莎，——波那林莎。』

『她就住在頂前面的一間裏。』

當我和她說着道謝的話時，我覺到他用着一點驚訝的眼光注視着

我和我手裏的花。我沒有再說什麼，我知道我也不需要說什麼。

輕輕地在門上敲了兩三下之後，我緩緩地推開門，點着脚尖走了進去。她是躺在那裏，臉上燒得緋紅的。她的眼還是閉着，並沒有被我的腳聲驚醒，我看了看貼在牆上的每日體溫表，看到它是從四十一度的高點漸漸下降到三十九度半了。爲了轉側她纔覺察出我在她的房中，我就走到她的床前去。我把那束花送給她，她笑着微微點着頭，喃喃地說着道謝的話。我又把那束花細心地爲她插到案上的玻璃瓶裏去。

『這花真美，我這幾天都沒有看見這麼好看的花，你看，頭髮上的已經乾成這樣子。』

她興奮了，可是她的聲音還是那麼細微，她用手取起墜在枕旁的枯了的玫瑰。

『你要一朵插到頭髮上去麼？』

『我謝謝你！』

於是我就爲她摘下一朵來，送到她的手中，她一面插上花去，一面說着請我坐，謝謝我的好意到這裏來探望她。

『我今天早晨纔知道你病了，以前還以爲你到城外去。』

『那天晚上我獨自看着星星，我想着那星輝，想着星輝所照着的
一個人，我一夜沒有睡，於是我第二天發起那大寒熱。』

『現在呢？』

『好起一點來了，可是身子還是那麼軟。』

『那倒沒有什麼耽心的，你在病中我想不見得如何寂寞吧？』

『爲什麼呢？』

『因爲你有那麼多的友人。』

突然她笑起來了，她的笑是那麼不自然，只是給我可怕的感覺。

『快止住吧，林莎，這樣子對你的病是不會有好影響的。』

她像很費力地收住了她的笑，她面向着我，手在指劃着。

『你以爲那些是我的友人麼？他們是只在我能唱曲子，陪他們跳舞，或是使他們得到一點滿足的時候纔到我這裏來的呢，當我病倒了的時節，他們決不會來；可是說實話，我也不希望他們來。』

『那麼，寂寞之感很苦着你了吧。』

她不再說什麼，她的眉毛緊緊地皺了。我自己，因為特殊的怨憤，雖然是已經對她那麼同情着，也還有想苦一苦她的心念。我就故意問着：

『你也在懷念着一個人？』

她把眼抬起來望着我，然後慢慢地說：

『是的，我是在想着一個人。在平日，當着有好健康，我可以利用一切的享樂佔去我的時間，我沒有那精神也沒有那餘裕來懷想。我想忘記他，讓他的影子一點也不在我的腦中存在；可是當着我病了，寂寞是更濃重地打在我的心上，我閉起眼睛來，我就看到他，你不知道

他對我如何的好——』

她說到這裏，停一停，喘了一口氣，然後又繼續說下去：

『那時候我也生過病，他是成日成夜地在牀前伴了我。他懂得如何使我灼熱的臉冷下去，他也明白如何使我乾了的嘴唇重復濕潤。那我只感覺到病中是幸福的，所有的病痛是從愛情的溫柔求得適宜的補償。他爲我說着無盡的故事，可是當我要求沉靜時，他又像連呼吸也停止着似的坐在那裏。爲了一束花，他有時就餓了一天肚子，因爲要省下錢來的緣故。在看着他的時節我像看到了整個的世界，一切的美好與神妙都展在我的眼前。

『我們是窮困的，這一點也不假，在物質的脅迫之下，我們却有

着精神生活上的滿足。可是那時候我是太年青，我離開他了，讓一切的好日子都成爲過去的追想；可是眼前的苦痛却在隨了我，而神又在給我懲罰。我不該有一點埋怨，我只該忍受，到留在這世界最後的一天。」

『若是有一天他能到你的身旁呢？』

『那我要跪在他的眼前請求他的寬恕，我要用無盡的眼淚洗去我的罪愆。我還能使他快活的，我能如小鳥一樣地倚在他的懷中歌唱，……』

在說了的時侯，她的眼睛裏閃着異樣的光輝，她是迷惘於自己的意境之中；可是當她定一定神，立刻就露了失望的樣子，她就把臉埋

在手掌裏低低地啜泣着。

對這樣的女人我有什麼話好說呢，來造成這酸楚境況的，不也是她的事情麼？到了精神全無寄托的時候纔記起追悔，一個被棄的男人，如何纔能度過這迢迢的日子？在最初，怕她是一點也沒有想到吧！但是我却知道她有那麼寂寞的心，而且肯說出來自己的過失，在女人中也是很少有的。

所以我是沒有說一句話，沒有鄙視也沒有同情。她把頭慢慢地又抬起來。

『很對不起你，我不該和你說這麼多話，謝謝你的好意來看我。』
我覺得我也該走了，我做出要走的樣子。

『你的病很快就要好起來，希望你不要多思想。』

『我也知道康健會回到我的身上來，可是我也有殘缺的心；我將繼續着在這世界上受折磨。』

她悽然地朝了我笑着。

『再見吧，林莎，』

『再見，謝謝你！』

我走出去，黃昏已經伴了從樹後起來的炊煙爬到天上去。獨自用
了緩迂的步子走着路，心中又思索着那個女人的事。若是肯稍稍減去
些心裏對女人的憎恨，也許同情就能更多一點。漸漸看淡了自己的那
點過去，把自己和女人放在遙遙的距離中，於是又以爲她是很可憐的

西

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在我住所的樓梯口那裏，我碰到了她。她很高興，她請我到她房裏去談；可是我因為要到一個友人的家中去，已經約好了時刻，就和她說着很抱歉的話。我還問了她什麼時候離開病院。

『四天前我就出來了，對不住你，沒有到你房裏去看你，我有一件很高興的事該告訴你——』

她停了停，因為把話說得太急促，挪出這點時候來好喘氣似的。我知道在她心中一定有了不得的喜悅，她是那麼興奮，總是在笑着，自從我和她相識從沒有過這樣子。

『我那心上的人今天晚間就要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呢？』

『他有信來，他知道我住在這裏。』

『那你們一定很快活，你們該比從前更好。』

『我想也是的。』

她是那麼高興，却引起我的一點疑懼來了，我呆呆地立在那裏，有什麼樣子的陰影在我的心上閃了一閃，可是我又任它自然消滅下去，爲的是男女間的事極難預想的。爲了她我也笑着，我還說着在他們重溫舊情之暇給我一個機會來認識她那『好人』。她答應着，她用了小而美的步子跑了，像在微風中翻飛的蝴蝶。

「愛情的力量有這麼大麼？」

我一面走着一面在心裏想，好像是以爲一向知道很清楚的，都實實在在成爲最費解的了。

因爲晚間從友人那裏回來得遲了，第二天早晨就沒有像平時一樣起身。可是當我纔從夢中醒來，在用自己的手揉着眼睛的時候，就有人來敲着我的門。順口我就說了『請進來』的三個字。

推開門就伸進來一個肥腫的腦袋，一眼我就看到了是我那最嚙舌的鄰居。她的臉堆了無數的笑，像有半輩子的話要告訴我似的。我極力想着這位不被歡迎的客人可以因我沒有起身而送出去，事實上她像是想進來的意念比走出去的多上不知多少倍，一下子她就坐在近床的

椅子上。她那肥壯的身軀使那不能說話的椅子軋軋地響了兩聲。

『呵，先生，我來告訴你——這是一件真事，呵，上帝知道我是從來不說謊的——』

在說話的時節，像是她的嘴一張開，所有的話都要鑽過了那狹小的聲帶，於是就使她更氣喘，更不能使一句話說得完整。

雖然我還沒有知道是怎麼一件事情，可是我知道在她一面至少是以爲極重要，這可從她那神氣上完全看出來。

『今天早晨，我看到從林莎的房子裏走出一個男人來——』

就是她不往下說下去，我也想得到這個男人是那一個人，可是她却沒有忘記接着說：

『我的天，真是窮得連一件整齊的衣服也沒有，長了滿腮滿鬚的鬍子，真怕人，真醜！』

在她敘說的時節，就好像那麼一個人還站在她的面前，她臉上的肌肉牽動着，有的時候還像那個人要絞死她，她用着那麼驚恐的怪調子。她常常看着我，要我爲她所感動，有同樣的表情；可是我沒有，我自知我的臉還是那麼平靜，我用最低小的『唔唔』來應着她。

279

到她已經把想說的話都說完，滿心以爲她是該走了，可是她還坐在那裏。她的嘴靜下去，就使她的眼睛在忙碌。她像一個偵查者來到一個被偵查者的房中，我實在不能忍耐下去，就向她說着請她出去一下，因爲我是要穿起衣服來。這時候她纔挪動起龐大的身軀，也沒有

忘記說對不起和打攪我的話。到她走出了我的房門，我就點起煙來抽着。

雖然這客人的來臨是非常可厭，可是至少我知道了林莎所想着的人已經來到。若是全然依照了隣居的敘述，那我又很爲這男人耽心；因爲沒有一個女人要那麼醜陋和那麼窮困的男人，就是說有好過去和好日子的。往事只如吐出來的煙圈，最輕微的風也能吹得無蹤無影。

隔了兩天我在馬街的轉角一家花店裏遇到她，她却還是很高興的樣子。爲了和我所想像的不同，我就故意停下腳來和她談一談。她是一個人，正在問詢插在瓶裏的花枝的價錢。我和她招呼着，她就轉過身來向着我，她問了我到什麼地方去，知道我也是要走向住所，她就

說她也要回去，希望我稍稍等等她。

她買了一束不知名的藍色的花，我們就開始順着基達伊斯基大街走去，她自己告訴我他已經回來了，他們這幾天過得很快樂，她還問我看到那個人沒有。我告訴她我沒有看見，於是她又說：

『若是現在你纔見着他，那你只能以爲他是難看而粗暴的人，他又是很窮。可是在我的眼睛裏，他仍然是好的。而且，他的到了這樣的地步，也都是該我負責任的。』

這話深深地打到我的心上，我以爲只要這一句話就可使魔女，成爲天人。我望着她的臉，是那麽誠懇與堅實，我是被感動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天晚上就有一件事發生了，有很大的吵鬧聲音從他們的房中出來。那男人像是一匹野獸在怒吼，女人嚶嚶的哭着。因為我是那麼疲困，就沒有精神起來探問；而且我也知道男女中間的爭執，是不大需要第三者闖進去的。當他們的聲音稍靜下去，我也就睡了。

早晨我很早就起來，預備過江去玩一天。我走下樓就看到她一個人坐在門前，像在想着什麼。我和她道了早安，她抬起頭來，望到我，強自露着笑容，也和我說着早安。她的眼圈是青的，睫毛上像是還掛着淚珠。

青的
的
花

『夜來吵了你的安眠吧，真對不起，都是我的不好。如果使一個心愛的男人使起性子來，不總是女人那一面的錯處麼？他還爲我喫了』

許許多多的苦，我們又長久沒有相見，唉，都是我不好！」

她並不是在抱怨，她是從心中說出來的話，我驚訝着，我自己心裏問着：『有這樣的女人麼？』

『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想過江去看一個朋友。』

『快不要去吧，你不知道麼，江水已經很高了，航輪都停止行駛。若是搶護不好，這城市在一兩天之內就要淹沒的。呵，都要淹沒，什麼都在水裏，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水，無盡的水！』

『有這麼危險我還不知道。』

『我倒很想看看大街上有了渡船的情形。』

『那我就到江堤去看看水勢吧。』

我就走了，到晚上回來，聽到從她那房子裏有合唱的聲音出來。我想得到他們已是欣忭的，我還想着他們是偎抱着，臉貼着臉。在自已永遠成爲孤獨了的時候，我只有真心地祝福着他們。

那一夜他們沒有吵嘴，一直到我睡了的時候，他們還是高興地唱着；可是第二天早晨那女人就橫在門前被人殺死了。

到水退落的時候，我經過舊居，看到許多工人正在粉刷那房子。我走進去看着這裏，看着那裏，我的耳朵只聽見工人們的笑謔。我到了林莎住過的房間，工人們正把好看的顏色刷到牆壁上，但那水漬還是清晰地看得出。在這裏我也再看不到什麼。當我出門的時候，我遇

見了房東正在和新來的房客商量價錢。他沒有看到我，我就急急地溜走了。

走在街上，我的耳朵裏彷彿還聽見林莎歌唱的聲音。

以後再沒有人向我說起林莎這個名字，和她的事情。那個男人，我也永遠不再看見了。

校 長

校長先生是一個和善可親的老人。他長着圓圓的臉，皺紋在他的眼角，上額部密密地顯出來。雖然他只有五十幾歲，可是他的頭髮，在四年前就成爲斑白的了。他虔心地敬仰上帝，愛他的妻和所有的學生們，那些學生，年齡上的差別很大，性情和志趣又難得相同；可是對於校長的敬愛，却是說不出道理地一樣。

在早晨，校長走過來了，他總是那麼笑着，看着年紀小的學生紅了臉行過禮後閃到路旁去，舊的學生安然地朝了他說：『校長先生，

早安。』初起的陽光，閃閃地映在他那白如銀絲的髮上。

他一面走着，一面微微地點着頭，到他把學校的路都走遍了，慢慢地走回家去，上課的鐘聲，悠悠地響着了。

綠漆的木門，在輕輕一推之後就呀地開了，架在門上的小銅鈴，活潑地動着，就有清脆，細碎的聲音在空中震蕩着。這時候，掩了粉紅薄紗的窗門推開了，校長的妻含了笑在迎接着他。

『親愛的，你回來了。』

她是用了無限溫柔的語調向他說，左手扶在窗沿上，右手握了一束紫色和白色的鮮花。

差不多這句話她是每天都要說過的，可是他一點也不覺得厭煩，

每一次他總以爲是那麼新鮮，那麼有味。

『你又在操作着了！』

他已經緩緩地走上石塔，關心地說着，微微搖了頭。他站到門前的棕墊上擦去了鞋上的灰泥，把外衣脫下來掛在甬道的衣架上，纔走上兩步，她也出來了。他們輕輕地吻着，兩個身軀擁抱了一些時，就一同走進房裏去。

她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女人，有黑黑的眼睛，是沉靜的，却和他一樣有和善的面像。但是，她的健康是太不好了，一直是被心臟衰弱病擾着。一個真心的信徒，在病痛使她苦着的時節，只以爲是上帝的懲罰，就忍了苦，也不使他知道，惟默默地祈禱着。她對於他們的愛

不是人間的語言可以說出來的，她情願自己受苦難，怕他爲了她的病痛擔着一點心。但是有的時候是再也不能忍下去，她就睡到床上，這時節他就要露出來極度的驚訝與不安來了。

『怎麼樣了，親愛的？』

他急促地，不容自己喘過一口氣來問着。

『沒有什麼，只稍稍有一點不舒服。』

她強自裝成平常的樣子，可是她的眉頭頻頻皺起來，汗也滲出來了，手和腳都是冰冰的，竟完全失去了知覺。

醫生立刻就被請進來了，他的心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靜下去，坐在近床的椅子上，只呆呆地望着她。到她的知覺漸漸恢復了，她的眼

睛張開來，纔能有一絲的笑容在他嘴邊。

『是好一點了麼？』

他殷殷地問着。

她點一點頭，他就告訴她醫生的診斷說是不十分重要，只要有幾天的好休息就能痊癒的。

她在病中，他就一步也不離開守在那裏。寂寞了的時候，他爲她讀些詩，當着夜間她醒轉來，月光下看見他是穿了睡衣在窗下祈禱着。她的淚忽然在眼睛裏充滿了。

恢復原有的健康之後，他如保姆一樣地諄諄囑咐着不要再操勞，如此的話是三番兩次地說着了。

『今天非常高興，就自己去園裏採下這些花來，你看好不好？』她指了指已經插到花瓶裏的花，這樣說着。他還走過去，經意地整理着。

他如她的意望過去，笑着點頭。

『我生怕你累着，你看你的手指上不是血流出來麼？』

『真的呢，我自己還不知道。』

這時候她纔看見右手的食指上有小小的傷口，取出手絹來擦去。

『一定是樹枝上的刺碰傷了的。』

『你覺得痛麼？』

他拿了她的手，關心地望着。

『這有什麼痛呢，你今天累不累？』

『不，你看我這麼高興，真就是累一點也不覺得。』

他笑了，有着對於一切都是那麼滿足在她的面前適意地笑着。

『你看你的領帶都鬆下來。』

她說着用手爲他整理，他的頭微微仰起來。

在和暖的春天之中，他們過着如春的生活。

近來，誰都看得出校長有着什麼憂心的事了。他的臉上再也沒有笑容，他匆匆地來到學校，若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事，他立刻就走了，他的眼睛有些紅腫，好像夜間未能安睡。臉上也露了疲憊的樣子。

到了星期日的上午，他仍然到教堂去做禮拜；可是他只是一個人了。他誠懇地向着上帝禱告之後，又一個人默默地回去。

所有的變遷，都是爲了她是在病中了。

病還是一向有的，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她仍然睡在床上。

她從來也沒有這樣久的時候還不能復原，這一次，她自己又怕着了。不只是睡到床上這許多天身體成爲異常虛弱；心部非常的跳動，每五分鐘就要激烈地來一次。身體內的血液，一時間像是都衝到頭上來，胸上則如同有石板在壓着。臥床在這時候都要被震蕩得微微動着了。

她那漸就削瘦了的臉，露着極度的苦痛，眼睛閉了起來，灰白的下唇夾在牙齒中間，一隻手緊緊握着坐在床傍的他的手，哀哀的呻吟

着了。

『親愛的，親愛的，你又痛了麼？……』

他的聲音是那麼發着抖，淚滴在白色的床巾上，看見她在這樣的病痛之中，比自己身受還要難忍，他記着上帝，那萬能的上帝。他在心裏默默地做着最虔誠的禱告：

『感謝，感謝我們的天父，使我們能在主的面前做着虔敬的禱告，我們的生命是依了主的衛護而存在的。沒有主的光輝照在我們的四周，魔鬼就要來引誘我們，侵擾我們——』

他的頭低着，看着她漸漸把眼睜開了，好像一切的病痛都已消失。

『你好一點了麼？』

她微微地點着頭。

『給我一杯開水喫好麼？』

他就站起身來，把放在床上的蒸溜水倒滿一杯送過去。可是她又重復皺着眉，呻吟着。他立刻就把杯放下，手握了她的手，繼續着他的禱告：

『——現在，我的妻子，主的信徒，受着病魔的侵擾。求上帝赦了她的罪惡，從魔鬼的手中把她救出來吧。我們用了無限的信心，我們所祈求和我們所感謝的是救主耶穌的榮耀，阿們！』

可是不論他用了多麼大的誠心，求着上帝的福佑，病魔却已經使

臥在床上有足足的兩個月的日子。不要說臥病的人，就是他，憂愁牽着他的心，也露出尖削的下頰來了。自從她病了下來，他總是守在那裏，他不信任別人，就是以服侍病人爲業的看護他也不相信。他爲只有自己知道她的一切，能使她一點也不覺得不適。他的心中常是想着上帝定然不會是那樣殘忍，把她領到另外的世界去，當着他自己的手沒有一刻不在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的時候。

春早已盡了，初夏的日子也過去，五月天的太陽是驕炎炎地照着了。他已經有了兩個多月沒有到學校去，常常有他的學生和他的朋友來看他，帶着一束花和轉致祝福的殷情，他用了低的聲音說着感謝的話，再表示着很深的歉意，爲了他不能陪來客多談和送着他們到門外

去的原因。

在一天清早，正因為這些天的積勞而有稍稍晏起的習慣，他還在睡中的時候，就隱隱聽見了她的聲音：

『親愛的，還睡着麼？』

他一時分不出夢或是現實，把睡意還在糾纏着的眼睛睜開。模模糊糊地望到了她坐在床上的姿態。這樣的情景，又使他疑惑自己是在夢中了。他用手揉了揉眼，更清醒一些，纔知道她是真的坐起身來。說不出的快活，突然間湧了起來，許久沒有笑容的臉，像一朵花似地蓓蕾了。

『呵，親愛的，你今天一定覺得很好了！』

『是呢，自己非常想坐起來。』

聲音雖然還是低柔，可是比起以前來，顯然是有大的分別。他再仔細望着她，眼睛也像有一點光彩了。最容易看出的，是她的兩頰起着微微的紅暈。他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麼是好，披了睡衣走下床來，到她的床前去。

『我早就知道，上帝是不會使我們離開的。許多醫生不能治你的病，可是上帝顯出他的仁慈來，你我都得救了！』過度的興奮，他的聲音顫顫地抖着。『現在，親愛的，讓我們一同虔心地祈禱，謝主的恩惠罷！』他就在床前跪下去，他們的頭都低着。

從窗簾露進來的陽光，正照在她蓬亂的頭髮上。

早餐，她吃了一大杯牛乳，連她自己也相信健康是在恢復的途徑中。她很想坐到窗前去望一望外面的景色。

『我要坐到窗子那裏去，可以麼，親愛的？』

『你自己有這樣的氣力沒有，不要過於吃力纔好。』

『我知道能坐到那裏去，興致也很高呢。』她的臉露着微笑。

『那麼我先告訴僕人把窗簾支好，怕太陽把人曬得發昏！』

他掀着電鈴，把僕人叫來，告訴他要他做的事。然後他纔把沙發移近床前去，扶掖着使她坐在上面。

『怎樣，覺得舒服麼？』

『很爽快呢！』

他把鵝絨枕墊在她的背後，就慢慢把沙發推到窗前去。鋼的輪軸，吱吱地在樓板上響着。

對於妻今天特好的病況，認作一種漸就痊癒的朕兆，他是喜歡得連淚都在眼裏打轉了。斜望着她面部的側形，瘦得把顴骨很分明地看出來了。尤其是眼睛四周的青暈，像染了色似地，看出來她虛弱到極點的身體。可是仁慈的上帝，已經把她從死神的手中救出來了。她的病痛不像從前那樣頻數，而且是只要稍稍忍耐一下就可以過去了的。

『園子裏的花開得這樣好了！』她把右手緩緩抬起來指着窗外，臉微微向着他說。

『是呢，你看這玉蘭多麼可愛！』

『旁人的老早殘了，我們的還在開着。』

『這株樹有一點不同，是花和葉同時長出來的。』

『我真想聞一聞花香，告訴他們折幾枝下來。』

『我想，親愛的，還是我自己去罷。』

『這麼高的樹，跌下來那還得了！』

『那裏會呢，爲你死了也情願。』他從心裏說出這樣的話來。

他走到外面，搬好一張木櫈，站在上面，手微顫着折下三朵大而白的花來。坐在窗裏的妻很柔弱地叫着：

『小心着呀，親愛的！』

他把花握在手裏，走進來仔細地插到盛滿了清水的花瓶裏面，捧

到她的面前。黃的花蕊，包在一片一片如玉琢成的花瓣中間，香氣暗暗地飄過來。他坐在她的身旁，用手帕把額上滲出來的汗擦下去。

『呵，人生還是可愛慕的。』她輕輕嘆一口氣。

守門的男僕在這時走到房裏來，向着他說：

『醫生來了。』

『請進來罷！』

爲着要把上帝的能力顯給他這凡人看，頗高興地立起身來到屋門那裏去迎接。一個瘦長的，有着短髯的醫生昂昂然地走進來了。

『早安，老先生！』他點着頭，把黑皮包放在近門的椅子上。

『早安，醫生。』他也很客氣地。

忽然望見沙發裏的病人，他露了驚恐的樣子。

『怎麼，能坐起來了麼？』

他走到她的身前去，拿起她的手腕，驗着她的脈搏。

『是呢，從今天早晨精神就很好。』他很露着得意的樣子。

爲了病人的急變，醫生也覺得頗不可解。他仔細地診察着，漸漸地知道了這是不可挽回的結尾之預示，他的臉有點異樣了。

『醫生，你看，她是不是就要好起來了？她今天早晨還沒有像從前那樣劇烈的發作呢！她還吃了一大杯牛奶，這不是很好的現象麼？她的健康要幾時恢復，一星期，兩星期，最遲一個月總可以的了，是不是？』他急促地說着，爲了心中懷了狂喜。他的眼直直望着稍稍懷

校
了不安的醫生的臉，頗殷切的在等着他的回答。

長
想起了半百的老人，爲着愛妻的病是如此擔心。而又被這病理中近危的反象所欺騙，陷在不可比擬的快意中，醫生也覺着黯然了。他把頭微微低下去，答着：

『也許是的，不過還是睡到床上去好一些。』

醫生說了告辭的話，就要走出去，他又在問着：

『今天爲什麼沒有藥方呢？』

這樣的話，有點使做醫生的人難於回答了。可是他仍然能很從容地說：

『這兩天先不要吃藥，靜靜有一個好的休養。』

他說完，匆匆提了皮包出去了。

遵從醫生的吩咐，他又把她扶持到病牀上去。一個上午都是很平安地過去了。吃過一點粥之後，她竟能沉沉地睡着。從窗外吹進來的風，帶着熱意，他手裏拿了一本書，不知不覺地在沙發裏睡起來。好像妻的病已經大好了，正和他挽着手在夕陽裏的草地上散步。忽然不知爲了什麼，她大聲地叫着，他立刻驚得睜開眼，向四周望過去，果然看到她正在床上悲慘地呻吟。他急急站起來，走到床邊去，淚又在眼眶裏滿了。

『又難過了，天呵！』

他的手抖戰着撫到她的身上去，他看見她那白得如素紙的臉，呆

滯的眼球。他揪着電鈴，僕人進來了。

『快，快，想法打電話把醫生請來。』他急急地說。

奉命的僕人，很快出去，女僕悄悄地進來，等着有什麼事好做。

像豆子大小的汗珠，在她的額上淌着。她的手也漸漸冷起來。

僕人回來了。說是醫生沒有在家。

『這樣笨的人，另外去請一位好了，隨便那一位都好，快點請來罷！』

他的性情也是這麼暴躁了。

十分鐘之後，一個醫生就來了。他看過病人的情況，就頻頻搖着頭。露出沒有一點法子可以想的樣子。

『醫生。我請求你，你要她在世上多活一些時罷。我知道她很愛這世界呢。你，你發一點慈悲罷！』他的淚流滿了臉，誠心地求着。

『老先生，病已經是不能醫了，真要是想遲延片刻的生命，還可以注射強心針。』

『好罷，好罷，讓她再睜開眼來望一望我和這世界罷！』

醫生從皮包裏取出銀質的針來，把一種流質放進上面的玻璃管裏，就在她的胸前刺進去。淺色的液體，漸漸從細針尖流到皮膚裏去了。

施行之後，醫生走了。他一個人守在床邊，看着她又緩緩地睜開了眼。

『唉……』

『親愛的，』他把手放在她的臉上撫着，『我在這兒呢，你要看我麼？』

『我願意看你，我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她的話說得很低，一個字一個字都好像是不連貫的。

『不要擔心，不會有那樣的事。』他想給她最後的安慰，纔這樣地騙她。

『我知道，親愛的，我一點也不怕。無論多麼好看的花，總是要殘的。』

他把眼望到那瓶花，穿過一層包在眼裏的清淚，模模糊糊地看到

生了一塊塊黃色斑痕的花瓣，有四五片已經落在桌上。兩顆大的眼淚，從他的眼角流下來。

終於，在晚飯後的時分，她悄悄地死去了。快要沉沒了的太陽，還灑着金色的光輝。

從此以後，他過着最孤獨，最悲傷的生活。他常是一個人守在房裏，眼睛像呆定了的，默默地坐着。因為淚流得太多了，頰部發着油亮亮的光，就是平時眼睛也有一點模糊了。有時候他好像聽見她的脚步聲音，他再靜下心去聽，還是聽得見，他就急急地立起身來，拉開了門到四處去尋。所有的房子都走過了，他就跑到花園裏，地上都印滿了他的脚印，他纔又寂寞地，一個人低了頭緩緩地走回來。隨了他

五六年的女僕，偷偷望着他不知不覺地淚也滾下來了。

老朋友們都爲他擔憂，勸他有一個旅行，另外開始一個新生活；可是他沒有聽從一句話。他想着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悲哀的分量。

憑着意境的造成，真就好像她還是在他的身傍，過着美滿而高興的日子。他說話，他笑，最後是他自己的眼淚充滿他自己的眼，

『你知道，』他對每一個來客這樣說，『她是多麼仁慈呢？她愛上帝，愛她的丈夫。她給我安慰，給我同情，你們是不會知道的呵！』停一些時，他長長了歎一口氣：『可是，她是死了，完了，死了呵！』

聽到這樣話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不是紅了眼睛和他告別。

爲了妻的死亡，懷了極度的悲慟，漸而至於對一切都憤恨；在心

中對上帝也是疑惑着了。

——天的賞罰就是這樣麼？上帝的威權是如此地施行了麼？沒有起過一絲邪念，沒有做過一點壞事的信徒也是匆匆地不容在人世上生存了！而且，她的死，對我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呵，我再不能平定地活下去，我也就再不要來敬禮你了！

他想得這樣憤慨，好像下了決心似地，把緊握着的拳頭在空中揮着。

在他的生活，只有受了幻夢的欺騙：纔能有片時的歡快。有的時候又好像聽見她用柔婉的聲音叫着：『親愛的，』有的時候又好像看見她倚在窗口站立，有的時候也覺得她那細膩的手在撫摸他的臉，嘴

碰着他的嘴。只要記憶的路引着他，剎那的滿足是不會使他失望的。

漸漸地，雖然還是圓形的臉，可是削瘦的輪廓可以看出來了。背部也稍稍有貼彎下去，只有幾個月，好像十年的日子已經過去。

等着胸中悲傷的情感，不是像從前那樣洶湧着的時候，記起了對上帝所不應有的懷疑。

——正因為上帝是愛她的，纔把她領到天國裏去。他這樣想着。忽然他又想起自己曾對上帝表示過侮慢，很驚懼地，每天又起始做着贖罪的祈禱。

313

妻死後兩個月，他纔又到學校去。下過幾陣雨，秋意已經透出一點來了。早晨，他穿了一身灰呢的衣服，右手扶了一支笨大的橡木手

杖，一步步走到學校去。學生們都露着詫異的眼光，向他行禮。他好像漠漠然，不大十分注意的樣子。

他是四個多月沒有踏進學校的門了。他走進校長室去，校役趕着把門打開，房裏像荒蕪了似地蒙着一層灰塵。

本來想到學校裏辦一點公務，可是坐在椅子上，仍然覺得是空空的。聽着敲過上課鐘又敲下課鐘，一小時是輕輕地飄過去了。

代理校務的訓育先生敲過門走進來，坐在他的對面，約略地談了一些學校的進行。他只是微微把頭點着。妻的陰影總像是在腦中盤旋，因之引起對於所有事物之淡然。爲了某種原因，選定教育爲終身致力的事業，近來，也頗心灰意懶。在妻纔死去的時候，也曾想立刻

引退；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心，被堅決地挽留住了。說句真話，妻死了想到去死的心思也有過。固然是漫長乏趣的生活使他打着寒戰，爲追念愛妻，他不忍使她一個人躺在荒草枯林之中。至少，每天他要想着她，爲他自己和她而懺悔。可是責任又是來逼着他，雖然沒有人到他眼前說一句：『校長先生，你應該到學校裏去了。』自己却也意識得到。所以纔在這一向沒有如此高興的日子，到學校裏來。結果呢，他還是覺得索然無味。偶然想到從前，有妻守在家裏盼他歸來；現在呢，什麼都沒有，自己像是一個被遺棄了的。

坐在對面的人把話說完告辭，他也站起身來，取了手杖，戴上帽子走回家去。

一時的情感，雖然使他對上帝發過疑問，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又深深地懺悔過了重又頌揚着上帝的光榮。

星期日的早晨，他穿了深色的衣裳，扶了手杖到禮拜堂去。轉了幾條街，看得見高聳的屋頂，就聽見那幽然，神聖的鐘聲。立刻他的心裏起了肅然的觀念，一步步走進鐵門，走上雲石的台階，穿過前廳，末了佔據了堂裏最後一排的一個座位。

人差不多已經滿了，年輕的，老的，男的，女的，孩子們都有。他們穿着最考究的衣服，臉上常是掛着笑容。

他自己低了頭坐着，等着牧師走到講台上來，他纔隨了大家站起來，表過敬意之後再坐下去。聖詩合唱也過了，祈禱也過了，牧師起

始講道。他的頭仰起一點來，看了那穿了黑色長袍，飄着很白鬍鬚的老牧師滔滔的說着：

『——只要你是誠心地敬奉上帝，上帝的愛就永遠圍繞着你。你曾經意或是不經意地犯了罪麼？你的靈魂已經是不潔了麼？人們再也不肯同情你了，卑視你，厭惡你。你的親族也不來理睬你，你的父親母親兒子女兒也都變了一向他們對你的態度；可是只要你能在上帝面前真心祈禱，你立刻就能得寬恕，保佑你，補助你得回旁人對你的愛來。記着，上帝是仁慈的；信仰上帝的人死後是被帶進天堂去，一旦有你們親愛的人死了，不要悲傷，因為他們是到另外一個美好國界裏去。那裏他們有更快樂，更值得讚賞的生活。只要為他們祈禱罷，你

們的祈禱可以洗淨他們生前一切的罪惡。那麼，上帝遲早就會把他們帶到天國去……」

悲哀的情緒在他的心中起來了，他的眼裏包滿了淚，他不願意再聽下去。現實的苦痛緊緊握住他。

他緩緩站起來，向外面走出。他的脚步，和手杖觸到地上的聲音，是很朗然又很寂寞的響着了。

活生

\$0.50